游藝塾文規

游藝文規卷之九

趙田逸農了凡袁黃坤儀

男袁天啓若思甫

姪孫 袁士鯤南之甫
　　 袁祚熙載之甫 校

書林

正講六

福建三年學一節文字體中二先生素有声藝林濫席闈中所收名士為多觧元周起元中四比云以一身荷千古之統吾固有貴于穀者而何必于此也倂心一路一日由是三年由是矣以一息

有難竟之業吾又有急于穀者而何暇于此也合志一途何論三年何論終身矣排遣者利心萌而旋遏此旋遏之心即穀也不至云若從有意以覩其所起從無意以稽其所安而三年中胸次盖泊如也則非排遣之所能施也慷慨者激知希而自貴此自貴之心亦穀也不至云者從一念以稽其所嚮從萬念以極其所歸而三年中本体盖恬如也則又非慷慨之所能就也前二比警欬次二比深入淵粹之文易醒人目黃休烈末二比云吾固無望于甲而徇利者即以責于高明之士非氣衰而易竭則力歉而難持孰能當風會日流之際而為千古明正李吾固無望于巧而徇名者即以責于恬修之士非神昏而易溺則情靡而難繼孰能當圣斋

名遲之日而為萬載紹真儒于題外慨嘆極能動人丘希周全篇皆佳文云夫世非無雅志慕學者然而初心未消于世芬旦暮之曒持亦易空質不孚于時望利祿之勉却不難惟學以三年則才猷既練碩士可猷其先貧歲月屢更壯夫或隳其晚節而獨不至于數焉潜心于性命實修業盖世之功名不易性中之一暗遂志于身心實詣苟真境之忻洽何羨塵世之寵光吾想其三年獨證之學契悟在檝開之始任寵辱得喪油然不加此志外者也即意見堅執之諒不及是矣又想其三年中自得之學解脫在念慮之微并是非毀譽漠然不動此忘內者也即意氣力持之諒不到此矣精以析義利之介而識見之卓彌闊而弥超一以定身世之衡

而涵養之厚愈歷而愈粹其秉心也塞塞而不变縱世莫我知而自知自信不忘𣪍猶是也學而可久者也其宅心也淡淡而不厭雖世或我用而不染不緇不忘𣪍猶是也學而可大者也何也士未至𣪍以前則有獨抱之寸衷既至𣪍以後則有涉世之萬念獨抱完而涉世完寸衷恒而萬念貞夫何論三年矣此純士之真學問而可槩見哉以粹然之詞裝此然之味而古道勁健絕無冗語命一辭講云思本体從中和性命而來不得後炫燿于毫芒故非唯無溺情于厚利而闇然自修之中起念不雜即繕性三年無虞中变矣思學問為兼善獨善之猷不得馳精神于緣境故無論不以爵祿攖心而潛然獨啫之内凝神不介蓋砺志發空三年一日

綮不必更求新異而詞理粹然足以入彀矣張名時首二比云前此之胸襟足以忘世味即家食亦奚足羨蓋固非惡榮顯者之陋而故逃之後此之履歷可以一感遇即腆膴亦奚足艷又非羨矜激者之高而故效之意調俱卓開人不敢開之口而語甚矯健陳沃心後四比云故三年以內無異學也即屋漏不愧之心也三年以外無異志也亦即遯世無悶之心也世豈無有芥視軒冕者然猶意氣勝耳至此獨自前而猶不負其初學則非意至而堅意盡而弛者雖豪傑猶難之矣世豈無慷慨功名若然或竊名高耳至变故已更而猶不改其素心則非陰為厚利顯為名高者當以古人中求之矣若人可易得哉本房批云俱可入語錄亦可作註疏非

漫談者李栻講云不有學三年矣而不志于穀者乎吾之學是時習之境也悟學境之無盡則一念可以齊萬物方寸可以定今古三年而神愈凝矣不于學外馳一意念也吾之學是悅樂之机也契學机之自得則遇境淡而中無華遇境華而意還淡三年而天愈融矣不于學中染一俗障也未嘗強念以排遣而心一則物無二性真原已超脫于聲華不必逃祿以示高而志純則遇自忘功名亦何增損于道德髙華秀拔椒利塲屋周維章講云功利之惑溺恒令人沉酣而不返夫士也亦為先資之無策耳乃當此三年時則凡設施之兆得兆失凡机會之可俟可乘其為心上之經綸也亦多端矣而茲獨不以馳念焉則非如躁士之飾術以梯榮也

胡得云靜修之易覯也與素之牽引每令人自失其所持夫士也亦為應用之猶昧耳乃當此三年後則必有君民之澤介予其慮必有經世之學動于其中其為閒居之講求也亦多故矣而茲獨不以岐情焉又非若居士之抱質以宿名也胡得云趨採之覯也本房批云思新語古自是超塵陳樊僜末二比云寵祿初非倖得道德中原有此光華倘萌一艷心是亦天理中之欲羨三年渾無此念則理外之欲袪理中之欲消非其一意內脩胡為有此採諸脩為原不近名先難中原有此後獲倘萌一覬念是亦太虛內之妄想三年絕不及此則不惟念無其念抑且心無其心非其沈心觀理胡能有此潛修本房批云理見更精詞尤高宕後來光景

彌吐彌新俾国俊講云乍忘物以覩理矯情者猶能驕語貧賤至
逍請弦深而非道之貧賤時至此志士所以怫鬱不平也夫人也
能平人所不能平吾以覩其趣焉暫寂寞以養真意氣者猶能羞
稱富厚至順逆相遭而倘來之外境非齊此貞士所以跂慕不寧
也能寧人所不能寧吾以覩其養焉本房批云思深見大但以平
調出之俊聲雅度故勝鏤雕詰曲幾含
人皆曰予知三句聚恩文起云今人皆曰予智矣夫智吾心之灵
明也中藏吾心之其机也以灵明為研幾以研幾為体驗吾智之
真運用也柰何聰明自存則自為智者多而俛合為明則能固執
者火文字起處是入門第一步此處端正則升堂入室迎刃而解

矣林洛蕰纖云我想夫婦知能之妙人人皆得以天符惟有可獨
契之心思而竟以意測之故有可獨諸之力量而竟以息濡之我
又想天命率性之蘊人人不得以智知惟精觕于所欲遂而不能
專研故力殫于所難支而不能遠到以此為擇是于無容意見中
妄執意見也當其所辨晰已既衆情之莫兢自堅奚俟期月而始
敗以此為守是于有可持循處罔識持循也當其所厭棄愈信決
擇之非由神解徒憑胸臆而自多世皆若人反不若冥冥者之未
鑿也前二比詞好後二比意透得此一繳便竟精神百倍蒸之起
林之繳皆可為式者也丘希周全半篇云中庸之道擇守合一明
辨即為篤行能得乃為知止柰何世之小知者偶覷一斑輒居全

覺略剽一見自侈大慧嘵嘵然鳴于人曰吾知矣若而夫也乍合者聰明亦能尋要道于岐路而易消者意氣不能堅至德于末途喜怒哀樂中在性情彼于性情之中也與有涉焉然弟涉之耳未幾厭平淡爲無味耳目復淫而他徙向所擇者逸而去之求其期月服膺不能矣子臣弟友守在日用彼于日用之中也與有窺焉然弟窺之耳未幾翻易簡爲無奇心志復馳而他遊向所擇者背而馳之求其期月允執不能矣本房批云淺勘擇守便中肯綮而窮極情弊由委及源語不支離意不直致可謂簡而文矣唐天眷講云天命之精原不受意見而彼直以意見當也即意見所到或窺帝載于日用而偶窺之日用者亦旋失之于日用彼所謂明理

發源出王我及果復為吾有乎不能矣率性之真原不參情識而然後以情識當也即情識所測或探民秉于常行而偶得之常行者亦旋失之于常行彼所謂理凡古稟今古共遵者果為期月有乎不能矣淺淺說來極中情事莊履万起云今之人皆曰予知矣出此之知將至易至簡更無難撲以自然之慧覺抑完此之智且即明即誠又何難會為合一之工夫而參之何徒自號為知也而參之何擇乎中庸竟不能期月守也本房批云再用反語翻天入題似緩而意甚緊切所謂空中布勢者也莊欽隣云性情亦猶夫人而安意性情之粗也喜怒哀樂之外別有神奇也偶于其中秉之以自覺而即干其中鑿之以自迷玄奇意勝而期月之間得失

不無亙來矣日用亦猶夫人而謬意日用之猶迹也子臣弟友之外别有奇巧也僞于其際遊之以合真而即于其際矯之以自異頗僻念起而期月之間得失亦且迭改矣一意生發灑灑不窮而高與跳過意調而絕繳云蓋一入于中庸即入于無聲無臭夫無聲無臭者智之所不能窺識之所不能及也一自謂智則智識化自炫喻而何以有固執之精神一入于中庸即入于不覩不聞夫不覩不聞者聪之所不能達而明之所不得逞也一自謂智則聪明已自屑越而何以有凝道之力量以自智即不智裝擇最得題旨姚一淤講云當其一時之意念出而與中庸值也間亦有能擇之者曾未幾而聪明之見衆意念以動忽不覺其漸真而之妄也

即欲依中以行而離合之端常憧憧矣當其偶觸之事机入而與慧見會也閒亦似于禪之者曾未幾而馳騖之私緣意見以襍怨不覺其泂天而之人也即欲循中以主而去留之關常攖攖矣詞旨謹嚴入口䟽利莊時講後二比云百研未必其常操而偶不繼則前見明而後見情若人也奚至不恒其守而期月遽爾惰隳也夫或者無精瑩之哲以要終身之歸宿則疑似于彼者正以起臧于此爾已常鄙未必其偶合而稍不繼則前見知而後見懦若人也奚至不貞其守而期月忽以懦柔也夫或者無靈明之識以定生平之造詣則眩惑于昔者乃其頹敗于今耳矣本房批云以議論點綴具有神理林有科講云中固有無過不及而可常者豈偶

觸之意見所能擇而精乎理精也而粗擇之始非豚為有得未幾而忽為簡易也忽為簡易而以意高之也曾日月之幾何而守且屡更矣意見且茫然而無主矣中亦有隨時隨事而不戾常者豈局曲之心思所能揣而中乎理全也而偏擇之始非不見為能中未幾而棄為泥常也棄其常而卒無忌憚也歲月未及期而守半塗廢矣心思且茫乎不定矣本房批云可常無常而意洞〻膈〻中庸大旨幾無餘蘊而俱以實際語發之故思愈深而氣愈平意愈玄而言愈顯吳獻宸後二比云中庸有寓于所擇中者謂宜從本覺之靈明而以全功踐其實乃自稱能擇者徒能殫聰明以窺道妙更不知道妙一窺又有無所用其聰明者在也則何以隨遇

隨守偏附于通方中庸有妙于所擇外者謂宜純簡淡之本來面
與真体合其虛乃自誇能擇者徒能攄才辨以詣道真更不知道
真一詣又有無所庸其才辨者存也則何以一得永得而臻于神
解發理精透言言中窾徐啟曷提云何則中無而岐安所言擇惟
迷者之以疑似隳操也則必藉剖析以証玄机中原一真安所取
守惟懦者之以作輟昏神也則必藉保任以完寬照故擇則守之
用决焉守則擇之見真焉而柰何自知者之能擇而不能守哉提
語中宗圓峻自是令人擊節洪啓進請云據其意見亦嘗用意于
中而有意求中即非虛而無着之体也意之為見者始則迷繼則
弛彼其擇非所擇而其守卒靡焉而不固也無為語灵通矣騁其

材冢亦嘗挾材為中而以材當中即非神而不測之机也材之用畢著外若銳中實萬彼其擇不知擇而其守卒晝焉而不堅也無為語玄覽矣有意求中與以材當中等語俻透玄机精光獨露非學究尋常口吻薊可選中二比云就其裝用之真不之喜怒則之哀樂于性情豈無偶合此偶合之心即擇也未幾而玄虛之見乘焉愈玄則愈馳而當然之則反以外馳而失者多矣奚能守以期月也就其動履之常不之子臣則之弟友于日用豈盡棄置此不乘之心亦擇也未幾而奇詭之故叅焉愈詭則愈潞而各足之良反以遠求而越者多矣安望其期月守也本房批云平爽之思俊之調循于規矩而自不受羈束

所以考其香三句周起元一氣做提云吾以爲身不患其不養而患其養之不善以貞勝之理論出乎善則入乎不善無參立並至之形以共趨之情論不善便而易善逆而難有凌奪倒持之漸此其机胡可令兩懸而莫决也則有考之耳矣此其考第一內照而自定也則有于己取之耳乎本房批云伸縮有法神理都完林啓益云自非早定其衡胡能兩持之而兩適所以審其衡而爲之低昂者在近取不在遠覩自非先提其鑿胡能各制之而各調所以精其鑑而爲之區別者取自身不取外物意言俱雅而相伏相生有情有致莊履禺講云愛之情已所自出也已所自出而自加推擇則周身之中可斟酌以歸諸當已之身亦已所自遜也已所頗

悉而自加權衡則反覆之下可裁决以全其神詞意俱練不入俗境莊欽隣東云何者所養之已即所考之已惟不考故不善養考也者所以約其不善而歸之善也能考之已即當養之已惟不取即不能考取也者又所以取其能考之已而養之善也就題歸東寓意甚遠郭維翰前二比云蓋已非僅屬形骸亦自有神明之官能司揀擇已亦非拘氣質原具有無垢之竿不墮塵情摠挈有情只此數言而大意已昭晰無餘矣

湖廣君子不憂不懼此題憂懼原從君子涉世上說事可憂而不憂勢當懼而不懼所以為君子程文原主此意趙嗣芳之文適與相合遂作榜首其文云蓋人心主也憂懼客也憂懼在事適來而

遡往是一瞬之遭也憂懼在心一入則不復出是束縛之路也發而能常吾以觀君子之感一而不擾吾以觀君子之心夫君子正不能使天下之可憂可懼若不相遭也使不相遭未見素位矣惟夫流離困頓撼其形而不撼其情則安有積疑生慮以至憧憧于来去積慮生惕以至凜凜于首尾任天之適汩乎未有著而已夫君子正不能使天下之可憂可懼者俾邀我也可以俾邀未見自得矣惟夫紛紛倉卒震其外而未震其中則何至心為愁府預起無端之愁感思為畏途自設不必之張皇際時之窮坦乎未有涉而已世路自擾吾心自閑是故遇事洒脫乃其不為拘拘而非以泼于漠也甚者幹佗濟否庸衆駭視而君子以無憂懼之心静

鎮其非常吾身自險吾性自恬是故委蛇處变乃其不為戚々而非以為坐視也甚者济雖匡危尋常変色而君子以無憂之心徐俟其自定蓋夫人有所疑而不能釋則過計之極結為震悚之形是憂者惧之因也釋則併釋而一念不驚君子所以完心体耳夫人有所怵而不能解則蓄縮之過轉生不測之患是惧者又憂之因也解則俱解而萬念併銷君子所以履世艱耳不憂不惧非君子能乎哉本房批云究思入理爽度絶倫婉委曲折盡題之神極文之致甘鍔後二比云置理亂而離憂惧之途者棲于曠耳心雖曠而槩日深憂惧之所以欲離而反即者也君子不離亦自不即方寸間常覺覆載之為寬而常不為逆強排遣以釋憂惧之障蓋

暫自娛耳心雖娛而閱未化憂懼之所以陽遺而陰留者也君子不遣亦自不留宇宙間獨覺真机之自冺而獨完于澄意深思玄易醒人日周應喻講云内而觀其存注之心則天人而忘俯仰適矣俯仰適則何所不適故凡夫人之所視為可憂可懼而不可以朝夕安者君子入焉而與之俱化也外而觀其應世之迹則得失變遺應感泰矣應感泰則何所不泰故凡夫人之所視為倏憂倏懼而不能以頃刻安者君子遊焉而與之俱忘也擬君子涉歷之境豈皆得意之遇而要之適于心不適于境則在在皆坦途而亦易可以化其嶮巇即論君子惺惺之心夫寧怠戒慎之意而要之慎于心非葸于事則處處皆恬愉而有畏反以成其無畏輕輕發

造不為巉削之調而文理明切卓然成家周桀講云宇宙寥穆之運其去不可執與來不可圉者嘗黙定其幾而君子觀之以大今則此来去者皆吾素也自不足以動吾衷耳人非術環之數其造事而得與造事而失者常各居其半而君子見之以定理則此得失者皆客形也自不足以營吾懷耳惟不憂益不見天下之有可憂惟不惧益不見天下之有可惧閑閑説去自不可及勘破塵緣言言入解李鍾元講云世路豈必盡平而君子宅心無適而不平也優游守境覺自得之皆真其天守全其神無却怡然而已耳果孰震之而憂抑孰摧之而惧也事机豈必盡順而君子素心無入而不順也坦蕩胸襟覺動念之皆天應而常員歷而無累油然而[illegible]

而果兆可惕而憂抑兆可挫而惧也兆藉盈虚之数以強制其情
而來來不虞當境亦不悔者其持念在閑適之天兆工趨避之方
以快滿其意而在事不驚事去亦不辱者其屢心在洒落之境所
以不憂惧正在下文落筆便易粘犯此文不着色相空空說去當
是擺塌之作楊伯高云富貴一耳而貧賤夷狄患難各居其一則
赫然而憂卒然而惧亦人所時有也而君子有此乎彼視紛至沓
來倘然宇宙晦明之一息也小变而不失吾常殆終身行無展之
途也已吉亨一耳而凶悔吝尚居其三則憂復生憂惧復生惧亦
中樹所不免也而君子有此乎彼視成敗利鈍猶然四時還復之
一机也以其心得其常心殆終身將無閱之宇也已楊昭中九對

名而其文卓犖若此則楚材之多蓋可想矣

徐行後長一節趙嗣芳起云彼且以堯舜有難者耶堯舜而有奇行必孝弟為人所不能然後可而孰知徐行之即弟也反疾而徐即轉不弟者而弟也夫孝可以觀矣其不能者乎其人之自不為乎語人以為徐諒無謂不能者語人以不為疾諒無謂不能者性天之懿不離形色何須別求性命步趨之間具見至理豈必遠尋與涉是庸行也是粗迹也即古堯舜而大聖莫能外焉非惟不能外也堯舜之為固畢于此也非堯舜之為畢也堯舜之道直盡于此也紆廻闡發刻畫逼真秦晉後半云弥天之事業可以驚愚而不從倫行之修持孰為根柢上聖之絕孰可以師世而不求常行

之展践列無工夫嘉故勳者慕唐堯而要之孝弟之外無道即無
堯也天經地義之理体認不真欲羨墻見堯難矣須重華若樂舜
帝而要之孝弟之外無道亦無舜也至德要道之真忽畧不事徒
形体企舜難矣夫以二聖而不外于孝弟然後知有得于為則体
堯蹈舜無非分内無得于為則愛親敬長已属寡術交也從孚于
徐行可矣本房批云步驟閒雅結搆縝密輕重開闔色色妥貼

山東德之不脩一節解元徐光前重學字做起云何也德非可以
茫昧臻則皇降之衷必緣學以啟其蔽德又非可以粗浮進則純
粹之懿必緣詳以會其全故夫學也者所為斟酌于義而能徙也
所為陶化乎不善而能改也有如棄德不修而于學不講矣精神

不用于澡雪縱外炫聰明祇資冥行能聞義而徙乎功夫不勤于克治縱自抵瑕類猶厭袚除能見不善而改乎主試批云吾憂句久為紫陽註脚障礙不知憂字即曾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能而始憂總以四者是吾切已功夫吾所當時時兢惕者耳余久蓄此說恨未有相證者讀此大為惕然覩此批則主司所取自在後半篇然以文論則此起甚卓可式也中那正已而不求于人徐光前起處亦佳云彼處上下而生凌援者方且執乎已而于已之中横起人見則人為已對而已之康体有所碍焉而不正方且著乎人而于已之外横生營求則已為人對而已之本体有所馳焉而不正孰知夫已之獨而無偶也孰知夫正之一而不分也本房批云

此語是子思喚醒大迷挽回恒趨處只此一起及覆警切妙中其

解

河南人道敏政第十名劉之鳳雄洋愽大遍篇皆傕文云吾想方策之政惟昔文武立人綱而道行于上周召佐人紀而道行于下以故不崇朝而太和在成周也倘今而人道立乎人者道之官弟謂之人官不運以神政將滯于粗迹而何能敏惟人合于道則形氣得神理以貫徹而法制隨精神以俱流政之所以無壅閼也道者人之神弟謂之道神不托于官政將離于玄虛而何能敏惟道合于人則道宰其竅籥人妙其經綸政之所以無濡遲也君不虛苟有道以履其尊恆然至靈廓然至虛者儼如文武之心思矣苟

其心思以振傍其精粕無論皇綱再振帝紀重新而并其所振典新若無不軔雖明夕奏功也其其所運量神也臣不匱責有道以乘其賞烱然獨合淵然獨運者儼如周召之意緒矣會其意緒以明章其芳規無論息者以起廢者以張而且并其所起與張者無不旋發誅旋考成也其所幹旋捷也人剛克而政猛人柔克而政寛人不吐茹而政中無而朝規畫已能使不僭而民宜況道以運法則嘉猷不難于獨劘而當机不阻于衆同即數十年壅滯而未決者一朝雷厉風行而有餘矣人排之而政闢人縱之而政闢人調劑之而政平兼文獻可徵已可使一變而至道況人以運治則一舉而綱紀布再舉而教化行凡九闕外壅滯而未達者一息過化

精神而莫禦矣以是知王道無近功固必百年而後洽而德流通遐化亦可期月而有成公有意千人道乎東周之化斯拱而俟之矣此机淳發思致淵湖北方文風大振近當不讓江南矣孟子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解元荊時鴻起云何者是未有不名名則不有其實而不存其名矣今天下猶為恭儉哉知驕倨者賢士辭体而侈靡者衆然所憑依始隱其欲以襲其美尋懌其美以濟其欲私計曰為之則是而侮奪可陰肆矣不思侮奪既巳巧矣而猶借口恭儉也將欺人乎人固不可欺也恭儉既巳敗露矣而尚自為侮奪得也將自欺乎自欺則益不可欺人也本房批云名真二字題中竅啟開口便道破可謂開門見山魏尚賢云恭何世之

君觸恭儉之名掩驕侈之寔若將曰名不可襲也而可假我假之誰復予觀寔不可假也而可匿我匿之誰復予窺庸詎知人而有是恭儉乎安往而非恭儉恭儉不必為也人而無是恭儉乎安往而為恭儉恭儉不可為也恭之泒也泒于冲然一念已亦不自覺者而假言色以為恭則萬境之矜持不當一息之敗露起處嚬笑之間有隨持以告人者而恭安可為也儉之形也形于淡然一念已亦不自知者而托言貌以為儉則萬念之掩護不當一時之宣洩語言動作之間有隨持以示人者而儉安可為也恭儉者神恬于真驕侈者神恬于妄恬之于彼而嬌之于此其究將嬌不勝恬而恭儉窮恭儉者精適于理驕侈者精適于欲所適在彼乃于[illegible]

然其究將餙不勝遁而恭儉又窮故無論吾將真見偽極迸其陽
剃構之而不得即使情景逼真摸擬酷肖亦除呈露之而難掩矣
重裝為字而高華之氣雄偉之詞自能令人碎易孟紹康云吾想
真恭之主方不知其所以恭又烏知其所以為而抵之乎恭者厘
氣指使之威任其恣肆倨傲而愉詞悅色以傾動中外然我擬之人
且意之欲以是為恭乎則恭窮矣吾想真儉之主方不知其所以
儉又烏知其所以為而抵之乎儉者天地山海之利析入秋毫偶
而減膳節服以塗民耳目然我假之人且飢之欲以是為儉乎則
儉窮矣亦是軒輊可人
曆東吾無隱乎爾解元閔懸曾末云蓋至教不斬化誨原以裝明

乎至道之精而剖彼道不離人人不離道其又寧能以顯晦分也大道本非秘術原自超出乎授受之表而剖以道自淑因以淑人其又寧能以意見隱也是以兩端必竭吾所自信其非于無隱之外別有一招揭也可知也即循循善誘吾黨亦謬相許可其非離無隱外別有一誘掖也又可知也本旁批云剖破秘藏究是聖人口氣三名開管起云不知所謂隱者出于我即非傳其契合之本真入之人即非衍其發露之實理則見以為有隱耳自我言之對爾而言則有吾而吾莫非爾也吾之所在即爾之所在對吾而言則有爾而爾莫非吾也爾之所在即吾教之所在但從本色題字面攔出便成妙境張鴻諄云從言詮索道者即終日與言容有不

感覺之蘊而吾之于爾其言詮乎哉聚而為樸散而為器愈散逾
遠不可極者直從有物而覩之未有物之先也惡至而有區端也
從口耳擬道者即極意敷說終有不到之處而吾之于爾其口耳
乎哉歛之成休分之成用愈分而愈不可窮者直從可見而闚乎
不可見之緒也惡至而有戚机也本房批云從言上翻出無隱意
莫得聖人之旨孟義民之為道一節戳陳管通篇皆可文云夫民胡
以為道也其恒心則民之道也民心非能自恒也其恒產則民之
心也當斯時而善念日充各相安于所有餘惡念日消不至 玄
紛于不足富厚而禮義豫附焉即有刑辟其焉罔之詎非民之深
幸哉乃若無恒產無恒心之人其身不能以自贍也其行不能以

制也裂名喪檢為所不可為之事而作奸犯科蹈必不獲赦之辟民獨何辜而致此是則罔民者之所為矣罔則知有已不知有民任其天之損喪罔則便在已不便在民肆羅織以奚堪吾想仁人在上覺厚慈和之德日與閭閻相撫摩而必不忍其戕生廢業以阻向善之途小民愁咨之情日與九重相眷注而必不令其緣習染以罹國家之憲故使罔民而可為也必非仁人而可仁人而在位矣焉有罔民而可為哉本房批云獨發一罔字是人略我詳得數之作

廣西立天下之大本牒之俟後二比云人性不着聲臭夫從何處見本根吾誠不泪于所性則灵源者即其本根者也而鳶飛魚躍

之趣自在率性不落方体夫向何處為預立吾誠克全其所性則體靜者即其預立者也而時行物生之机自顯以本字立字分作雖非上乘而簡潔不蔓神明映徹自然超出常調

孟義市廛而不征二節陳治道通篇皆可其文云國家所以來遠人而醞釀富庶者在商旅也乃今棹臂而皆去之非所以為国也商旅之所以捐故里而來托異國者為得利也乃今掊克而侵漁之非所以為願也故一商也持籌而筭其利幾何吾豈必征之而盡壓之當我思國家管山賦海有自然之利焉可爭其尺寸也于是有不便于商悉報罷之令商得沾餘澤是能培民之命脉而民之倚命者多也有不須藏于市之商猶譏也一旅也櫛沐之勞所獲

有幾吾何必訊之而復征之當思我國家衆紅貫朽有無窮之利焉烏可輕其錙銖也于是有不利于旅者悉蠲免之令旅得舒旦夕是能惜民之膏脂而民之依附者衆也有不預出于途之旅者誰也人於病已與背君孰急故欲以搤克之朝有歸附之商旅其數不勝也夫人有身非有君孰主故欲以好利之商而背公利之君其情亦不勝也于叙事間出議論圓机逸調種種動人

貴州孟義亦同此題解元張文星之文亦可其云彼人情非為利來孰肯跋涉尺寸而冒間關商旅皆吾赤子夫何忍重其斂而竭膏血誠于市也廛之所不能蠲者而征則糴糶法之所可為禁者而廛且議寬則天下之商有不欣欣然相率而願藏于其市者乎吾

之市徵貲徵賤業無禍禁而熙熙者舍此復何適謂市之征者所猶有褰[illegible]而避之者必不然矣其于關也非常有禁而訖之必避末流無譏而征所不事則天下之旅有不俞俞然相悅而願出于其路者乎吾之路資舟資車業無滯積而皇皇者舍此復何之謂關之征去而所有望望而去之者必不然矣蓋天下商旅其徵逐最微而其轉徙亦靡定惟仁人一覧其物力而即動夫往來歸向之誠國家財貨主之天地者什一過之商旅者什九惟仁人不擾其錙銖而自收夫輻輳循環之利王政之及商旅有如此者精雅源朗民情國計洒洒詳盡殊方而有此作我　明文運可謂大振矣

丁酉比織古之學者為已此比是一句題最難鍊格徐光啟先並提一頭即聯講二比次以學業學術實講二大比即以四已字翻作四小比用蓋字徽二比後復収此元格也其文云學何自起哉人各有已而人無盡失其故我亦何待于學為者此見理之言開口便有源委自夫有生之後漸染于物誘而斵亡其性真不得不假之脩習以完其本來是學之所為設也為已設也此句提得好中股也極筋惟古人者從形骸見本体知已之外更無足求獨此成身成性者為真源因本体識持循謂已之内一無可諉獨此自責自脩者為實際二比以本体二字相承諸對而意非同是學業也而徽窺其本意乃真慮夫躬行之難盡而為此黽勉者也即或馳思乎燕丼有不屬于已者而亦以為不

如是未免有虧于外內吾以是渺巳之量而已共是學術也而潛蔡其用心（此題當插入古字方不漏題若推講為己而不言古學者則為己者誰耶全失夫子欲思之意矣）乃笑慮夫固有之，雖全而為此攷業者也即或心通於萬物有不限于巳着而亦以為必如是乃為無歉于踐形吾以是盡巳之性而巳（近世初學之士見舉業舉術便以為有迹而欲化之此皮毛之見也）巳之功無間故學之旦暮不言息巳之功無限故學之沒世不為怠巳無隱顯不以昭昭冥冥為勤惰巳無作輟不以衆非衆譽為勸阻（淨此四比抑揚甚勢甚飛揚局甚具捭合變用之）（又成套矣）蓋不獨于世無營即修之性命者祇以自慊其隱衷非因性命之學以自見也不獨外無所炫并其所為收歛者第求不愧于內省非避馳鶩之名而為之也（說理甚精詞不繁而意自足）吾思其人信純心

之士而得學之真者乎以方今世一何不相遠之遠哉又是单收大率元卷单起单收者多第二名謝廷讃亦单提三句平講六比以盖字收二比前四比皆粘古人其繳二比云盖太虚之賦畀不齊而最初禀受惟此一己是故有時而闇然内脩則衆人見明而彼獨見微衆人見外而此獨見内（此二句精光人入口即醒）觸是學之為與物相對之己也其真体凝也宇宙之經綸不一而本体運量惟恃此己是故有時而廓然太公則真以為身而緒以及物散以脩己而即以安人是學之為與物無間之己也二比窮玄抉微最利場屋呉中偉起云人生性有此己論己極脩之量則天地萬物不得委靡于性中而稍一虧缺卽非實養論己精實之体則身心性情原

不借資于外而稍一馳騖即非純脩詞有精采能動人其起二比及收二比皆就古人發揮最有見邵士斗東云彼其識已也受天全故其學也不令人損其真已也欲內脩故其學也不令外虧錚錚遺響江鑑起二比即作二大比次以蓋字衍二比末用是故收二比其格亦練其正講云其向學而趨則欲收儒先之真蘊成一己之純脩而時時從本根上圖維即性命之學足表見乎彼其立心設志惟見一己則若專為在此而他不與吾學矣發字為透其精學而待則欲假帝王之經綸行一己之實用而事事從靈源中体認即燕併之迹似馳騖乎彼其遊想結想惟念一己則若獨為乎此而他非吾所學矣蓋為不涉形迹為不脫字迹隱微中自萌自察故

微獨于世寡偕即其守默抱玄祗以自快其隱衷而其為常窓為已亦不屬矯強就黽勉勵至真至聚故微獨外無炫耀并其潛脩靜掛止求不愧于內而其為常切（詳為字明白催見此卷）是故黃虞以前其人何書可學而成身成性于是有為已之心而泯其迹夏商以降異學間亦參馳而自本自根亦有為已之實而無所分此繳與吳中偉相似故君子以人二句亦是一句題徐光啟單提二句用乎字汎起二比實講二大比中二比初從治說到改既從改說到止以来改既改作眼目用詣字繳二比末单收格亦練矣謝廷讚提二比云物我之生同原道妙（妙字欠穩此題只宜說常不宜說妙）即遠道之人而会道之真自在也離合之机捷于俛仰即嚮道之始而至善之止隨

來也理意俱佳中二比云道本易知乃智者馳騖而不止夫獨無良知乎吾直叩彼中扃則良知即覺迷之術此句好性灵見而馳騖之心𢂞矣又何求焉蓋覺悟在彼息數在我而相止于易知之素而已道本簡能乃賢者奔軼而不止而點止字夫獨無良能乎吾直探彼本來則良能即解謬之方真性復而奔軼之心化矣又何貴焉蓋脩証在彼休息在我而相止於簡能之常而已知能雖是常說而鎔鑄有法極能動人所謂沿故而彌新者也吳中偉先承詩來用哉字汎起二小比復提二比云君子槩則于人而洞見人人自有之理是不遠之則也多岐無為也故振机自我而一投人人自有之机是不遠之治也無煩多術也用流水格雅而圓人即甚聖智莫知

能人也其性情人也聖智不離乎人則人各有聖智在也此句入理我以其各有者還以治人而令彼憪然改焉則道盡而所謂人道無餘事矣復何勤督責為矣人即愚不肖知能亦人也性情亦人也人自成其人則人自有其道也對得好我以其原有者返以治人而令彼勃然改焉則道盡而所以為道無遺力矣復何事多求為矣二比就人字發揮最切舜之居深山一節此題參差不齊徐卅故先提提二比却將上半篇三四句捆束過後面作六比卑收格甚雅練其文云吾觀大舜之不可及也不在其用中之時而在其執中之日不從有為者窺其明目達聰之用而從無為者窺其虛堂洞朗之天說得纏住此道物所以者彼居深山之中而木石鹿豕之與居也[illegible]

天六

□為幾希于野人耶（本文不做竟輕々通過此亦通場所無者）吾以為幾希于野人者

正舜之為舜也凡人未能忘念則在々皆念起之端（二句醒人極）而舜方渾々洞乎其未有起也至靜之時不立一念乃可以待天下之動者也（此正發木石居鹿豕遊之意以起下文）凡人未能忘意則時々皆意生之会而舜方冥々洎乎其無所生也無物之粟不着一意乃可以待天下之有者也無可共聞亦無可執為獨聞但以天下之善盡舍于不聞之境而及其聞善也雖一隅而已觸為全体矣（從上說到下一章之旨皆已明）

說 無可共見亦無可持為獨見但以公共之善默存于不見之地而及其見善也雖幾微而已融為不測矣（語精旨深）蓋因無有我并無有人而我与人相感發于深廣無端之内我善無大故人善無

小好状評而言与行悉会通于圓轉不窮之中譬諸江河之決沛然莫禦一只句點而天下之一言一行皆所以鼓其机緘若乎彼深山之不識不知充所以開其障塞若乎宜找此句題意詞回若白立開見則吾以善從而來者莫之受矣吾以善出而入者莫之通矣又何妙應之有哉格甚平正理復精玄擅場之作也結更有力謝延讃过文云此一我希也人物之辨亦聖凡之我人心道心之萌亦有感無感之際垂光希做有理文字要氣好場中尤要緊陳一敬此作通篇文氣甚順其後二比云夫言誠善亦淵涵中之故物而以其散見者会其淵涵者自官止而神行爲耳若傾之而心若通之相迫以出亦不自知其出之所從也夫行誠善亦儲蓄中之素具而以其

分布者逐其素具者自神動而天隨爲目者迎之而心若赴之相解以入亦不自知其入之何彼已文氣如注宜詳玩之

應天居敬而行簡一節此題格最難練程作有趣有繳中間兩扇手做此是大雅之文呂克孝先提簡字二比即用一故字入題講上段四小比過下亦四小比收處最參差活動歷觀諸卷無能勝之者其文云吾以為簡之行也可以翻滌煩苛使人游清淨而莫知其自而簡之所以行也則以主持嚴密先為執体要而不弛其心勢圓而詞練故簡從敬生其玄默者即其欽翼者也萬幾所以不煩而集也敬隨簡運其精詳者乃其蕩滌者也刊本誤作蕩佚兆心所以不約而嚴也若論實理此二比宜側則居字行字依題發揮今昧用微帖文法於題意落一層然雅練工緻最利場屋處

不滯于晏安即恭隆癸而毖飭時歷物治不荒于逸豫故繼述鋪
而優游自理字丶合掌不令臨民者盡若此寔簡之不可行哉而胡為
有居簡行簡者亦落得便但不若第二名双細過下更无痕迹彼潤畧于科條此乃移
而用之心術精的彼漸除其苛細此遂因而決夫隄防理亂治忽之
机治理忽乱附不置諸懷有恣睢自遂尔已而綱解紐弛何可久也天
地民物之故不關諸念有桎梏自命尔已而習驕積慣何以為天
下福也長短但刂不甚拘則行簡者失其所居并失其所以行也是以君
子不多事亦不厭事不欲為有心亦不欲為無心欸業而出之以
舒徐鎮密而收之以博大始固無馳騖周章之意終亦無頹靡潰
敝之虞錯綜活動最可為式又作者類以可不可平收此段寧流可一些說最為得体即三五之上理

祠以加 落第二名何琪枚提起居字行字蕳居敬行簡二比三四
比即搭下段聯講末亦就可一边收格好而詞稍不及第三名洪
翼聖精研的確當是作家起单提居字云雍以為民心治化管于
上心之所居一其居者寧靜之府荒其居者煩擾之門此題提簡
字乃是常理但仲弓所重全在居則提居亦是正論且与衆不同
講前段云不徒借名玄默以自娛而兢業為宅其神凝矣神不旁
出于兩岐自政馳不驚于多端即其行苛細盡蠲而揔之大体出于
小心何至以省事闢廢事之漸不徒厭離世務以便已而寅畏作
所其精聚矣斂精而帰于純自能斂政而帰于約即其行科條尽
鮮而揔之太平釀于萬恭直將以便俗而振頹俗之衛句：切字 字練蒨启

半先二比后只徑二叙去如一置天下于心之外又何能搢天下于心之內吾心与天下不相操又何能使吾心与天下常相締其完至于世道無所主持風化日以潰敗則居簡之為哉而羅纚意其太簡巳歟流動繳云蓋執要者在執方寸運量之主居敬則主從心立而治不煩絶棼若在絶意念棼擾之根居簡則棼從心起而治愈擾精練之句第四名吳應試重做上段輕掩下段亦是一格叙完居敬行簡繳云蓋一人恭默非居而萬民往來于懷則淵默之居而實天下之居哉務紛綸非行而一念溢于當然則條教之行而實德化之行哉居字行字透有此數句便可中式金汝嘉起云天下本无事奚取于紛擾為者而天下之事孰非君事又奚取于厭繁者為[illegible]

只不甚對所以見其磊落有致耳文字最宜活動可散即散妙卒也陳萬善甚奇中間講語多從壇經脫出起云人心兢業內有自然之恬愉而安逸中有意外之煩瑣倘簡而曰可此句即承可也前未亦有力必也居敬而行乎敬者簡之真精神也一息而遊四海一念而周六合簡者敬之真閒暇也四海總歸無事六合同遊周象只以已意自發道理全不照顧題目便是散牽人必中之文

居与行不分內外當其居有行之用當其行有居之体主宰運量合為一源故一代之規模以脩敬与簡不分詳畧即敬之時簡在敬即簡之時敬在簡全是壇經縝密紓徐合為一事故万世之昇平以建可以動心亦可以駭目若更切題便為上乘黄通理講上段云身心性情一稟于齋莊中正之規而深宫

兢業不敢少自暇逸則兢業之至已具無限之經綸毋俟屑屑然

与民興利除害而一切處分尽成間適矣衆寡大小悉宰以臨淵

履冰之思而大庭儆惕不敢少自逸豫則儆惕之至已蘊無窮之

治績毋待區區然与民更始圖終而諸凡操縱總屬休嬖矣不言敵詢

而曲焉滿意裝演無痕抱異以入載靜以出極練之句入荒屬于衿帶是思道之

雅化也其中神全其民志洽萬免凝于徑寸是恭默之上理也大

凡鍊詞者最易中聖次說沉思入細百練成瑩無一字肯輕下亦

無一語不到家其文云凡簡者其博大之規非人主有意濶畧惟

精神操持而利獎綦理之交無二非淵心之密運則自不必藉法

制以維持其節目之陳非人主一一覓解雖意念常惺而細微諸損之後獨司[illegible]

治道之疑紊則自不敢用煩苛以厲俗（着意求上，深心可掬）故有君敬而行

簡者其視天下無非鏬漏（精意）禀一心以制之（語工）而常若不勝其視

吾心無非閒隙挈天下以制之而常恐自放若此者（典瞻多体，次大雅）即

寬法網以便民而补（行其中其）贖蕩覈亦皆精所注也即因世教

以盡一而我操其柄其脫易覈亦皆民所守也（句句不合掌）以是臨民

斯亦可矣而有如君者簡偏行者又簡焉是彼其心曾不能為天

下習而愈狃愈厭弃約束之具所以齊民者猶未免謂苛若其种

而必盡觧之為快也其心既以天下為苦而積玩積弛并紀法之

布所以寄治者且不欲羈係其民而必盡捐之為適也壞法乱紀

之風。日聽之于天下而且以就其情縱之私因循叢挫之弊已（[illegible]）

之于吾心而尚欲偷其一日之逸此無乃过于簡而為泰乎盖人主必収守内于方寸則紛乱之旁隙盡屏而兢業之至乃就恬愉見理之言人主若棄民物于度外則百端之釁萌生而承弊之後益滋煩擾此雅之論簡所以必歸本于敬也此文本是元魁之作但先文懿輕侶而星卿沉欝先文懿無心求工而星卿着意刻鏤先文懿若祖師談禅咳唾皆成妙境星卿若良工琢器毫髮盡屬苦心掃除閒見而培養性灵則文懿可復作矣任文僖趣云倘謂行事之脫畧為簡彼未行之先豈無所以宰摂其動蕩即執綱領之粗迹為簡彼未行之先豈無所以運用其精神用两箇未行之先皆對居守說陸継魁趣云簡一也在事則為寬大之治在心則為

縱逸之私載于敬則以有主而滌事之煩離于敬則以無心而生
事之蠹亦燬得活動程汝繼後二比云非不欲与天下相休息乃
其心先自便也而便不足以相屬而億兆之精神隨吾之精神而
靡矣非不欲令天下易從乃其身先自逸也而逸不足以相繼而
紀綱之惰窳与吾之惰窳俱極矣而便而逸二句說得好黄文立
後二比云始謂煩慮爍精斂而挶之以靜覺不煮堕体黜聰歸于
何有而方寸中全無主持始謂紛拏劳形反而歸之于約竟不煮
蕩檢踰閑馳于域外而天下事不属怠荒練而有味刘仲斗請完
上段收云盖一腔兢業已預絶生事之端故始于無逸卒于無為
而一意休養可立奏和平之績故于神不劳于民則逸亦練眞世

翔起二比云玄默可以跡假而惟辨心則鎮靜与怠荒其握机自是與綱悖大可以意托而惟考心則渾厚与偷惰其致用亦自殊途有理之言張師繹講上段云世務紛紜皆起于君心之多欲惟君敬則已絕多欲之擾味節澗目不失為悖大矣法令滋章皆始于君心之未清惟君敬則已清法令之原解煩滌苛民戴其清淨矣既新且切顧大章講上段足云蓋寧一之治起于惕慮之中振刷之朝不效敦大之礼得此四句便雍從容下半云以彼其君則未能無事已先無心夫心且先簡也事可憑而理乎是積玩成弊之道也名為情慾不名為恬淡以彼其行則簡于其中因簡于其外夫中且無主也簡何緣而生乎是積廢生擾之道也名為多事

不參為節省麗而有則最利場屋居行相對使非魁元

言而民莫不信凡政事感應題目最無精意發揮須講得入細使淺流常番雅情枯株時含古意乃為出色呂克孝雅淡和適亦自可曰但以平調寫平題稍有遺恨耳場中遇此等題最不宜輕易放過洪翼聖根天淵發來首二比云故至聖非拂民而言亦非狥民而言擬議適當乎机宜斯民非以權揖而信亦非以術靡而信孚勢總根于忠赤亦用意次二比云言襞乎典謨墳誥而精不貫則民二乃言如至聖方且宣閭閻之利病闡政務之得失不爽錙銖焉夫非載其精以出乎民听其言旋洽其精矣言飾于耳目听覩而其神不貫則民疑乃言如至聖方且括千古之神理洩維皇

之矣訓洋〻乎不繆毫髮焉夫非肖其真以發乎民听其言旋孚
其真矣亦自纚〻昊應試中十二比云言出于一人之命令也遡听
若難遍周而惟一精所貫皆睿謨也此以精派彼以精洽其孚契
在語言文字之外而萬方戴若神明矣言不過條教之敷陳也不全
黔愚蒙若難遍喻而惟一神所徹皆懿訓也此以神往彼以神來
其融洽在情符意券之中而庸衆奉若四時矣末二比云蓋耳而
入口而誦雖信亦迹而惟不假約束直縮結于心思志慮之內是
之謂信類而通隅而結雖信亦陰而惟無所間闊直潛逆于山陬
海澨之遠是謂莫不信挑剔亦明昊世翔後四比云渙發于朝宁
匪直飾詞以驚愚惟是深根寧極之精蓄極徐發而流布宏也波

風且緣絲綸而想見其内蓄覩聆者神浹風聞者意傾莫不洞燭而共諒矣傳宣于邦国匪直擬議以立則惟是含灵葆粹之素醞釀自流而敷布廣也彼民且緣渙汗而潜窺其内藴將令懸而若契謨方叢而若符莫不慨然而相洽矣蓋詔下而民咸遵奉猶屬貌承必要諸信則言者無意聽者何心神洽声音之外自非主德深于凝注何以孚衆志而大同令出而民咸樂聞猶屬作感必歸諸信則上不得強要下不屬浮慕精通播告之先自非主德溢于須行何以總群心而默寄淡中寫意亦自適真韓仲雍亦有佳句如云若親握其肺腑以相灌輸者則皇衷之吐露真也若共出其款衷以相傾結者則主德之临亦神也亦可觀姚之典以本文作趣

云至聖之言從聡明睿智中洩為絲綸也非貌言乃衷言也是從仁義礼智中攄為謨訓也非華言乃實言也亦與實丁元鍊後二比云聖人𠃌天下共在無言之中業已未施信而民信即時而有言亦言其心之所已信者也謂之信在言前也可（倒一可字在天下便覺新健）天下𠃌聖人共在有言之外業已不信言而信心即言而以信亦信其心之所不言者也謂之信在言外也亦可說無意中說意亦能豁目陳仁錫大有奇氣縱横發揮中間多有俊語如云若按其豁中所欲語而代之洩者民直相信以肝膽而言特其符契耳若叩其心腹所欲發而代為示者民直相信以衷誠而言特其左驗耳披文告乃見心神化口耳悉為精意皆可誦中二比云鑒之今一

朝謨誥訓之後奕代涉規至于言者亡而言者之精神不亡百世易姓故老傳聞猶得信聖蹟于單詞片簡之中而真誠貫于金石守于恩定保森然師于智興州具在至于言者往而言者之意緒未往風開與代聖子神孫猶得抱家法于絶訓誦述之餘而定令確于四時語新氣暢燁々動人余一德東云言浮物也惟至于信則不以浮意相往來而直以真心相許可方見感格之神耳虛受也惟至于莫不信則耳授之而遽入神注之而實通盛徽當可之妙東有奇氣皮光國亦有佳句云盡來一世之精神命脈于一言中淪洽之矣彙一世之猜疑窒閡于一言中消釋之矣亦自警拔故苟得其巻一節此題亦枯淡難發洪翼聖起云吾由山木萌蘖

以覌人心幾希此復机也亦微机也机屬方復見謂易長然不培植則長無基机屬方微見謂易消然不斷喪則消無隙此起亦佳此下竟撇過山木只從人心上講亦是一法其中四比云養非旦夕襲取之功萌動在一念灌溉在終身其積累醞釀自有無形之長爲長非朝夕驟得之效始則根源既固繼則机緘莫遏其發榮昌熾總屬養盛之徵爲真休乍現本引之而愈伸惟失養則五官遞侵百誘交奪日雕日琢而乍現者竟屬惜亡真机偶露本培之而即暢惟失養則內昏莫覺外逐潛移浸削㓕微而偶露者終歸澌滅語皆入細戴新𣏌云自乍放而得乍存固天机不容盡亡以至微而界至危亦生意不能自主亦是佳句劉仲斗後二比云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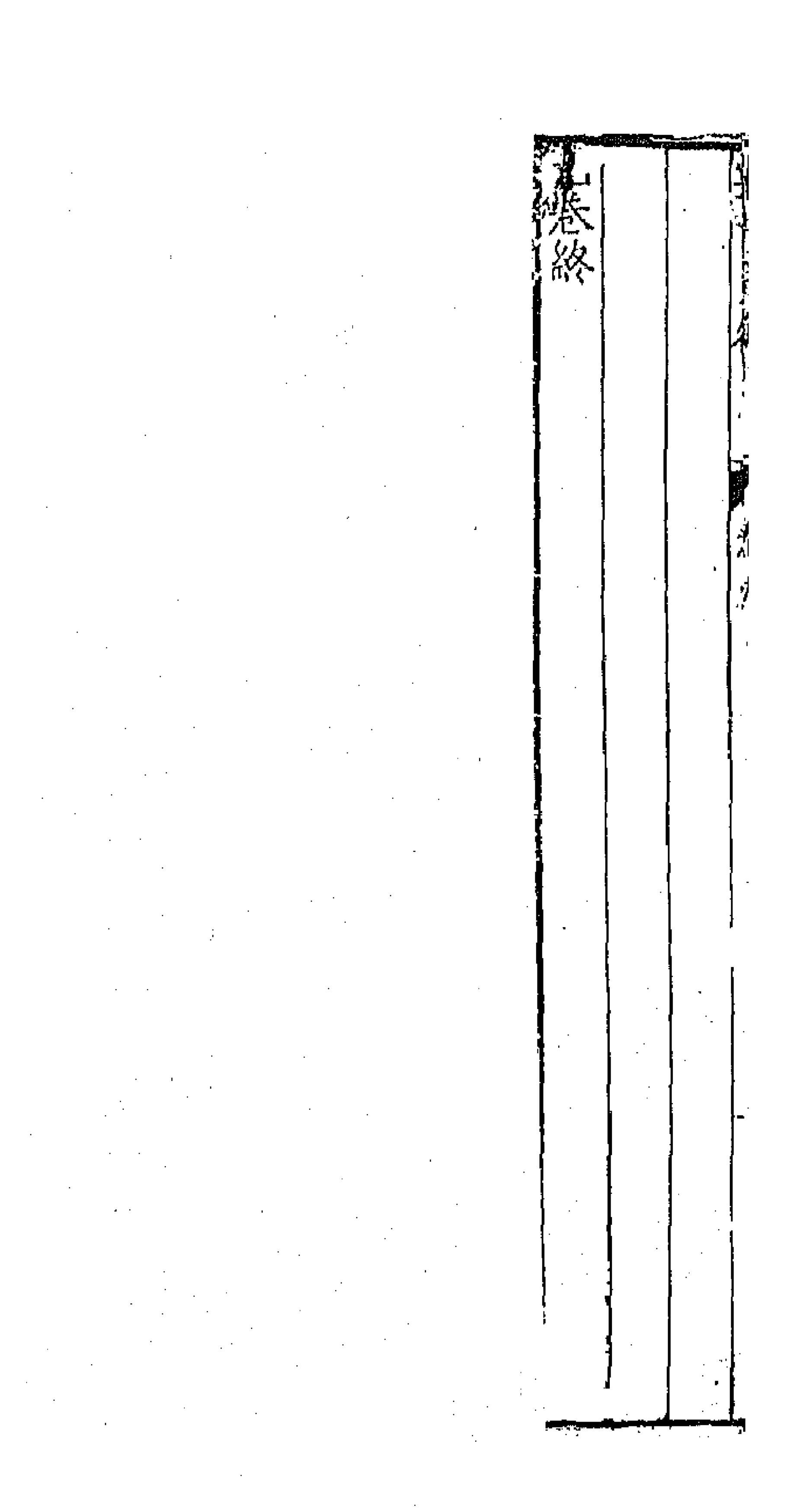
不顧復採守之意而全其真机以杜妄机此以不消為養者也然而長猶難恃也一不養而牿亡頻甚養亦斷續積累之豪而滌其妄机以還真机此以袪消為長者也然而消乃易至也一不養而斷喪殆盡說得失意甚明程王澗云養非必增其所固有直就本然之生意培植之而故物之不傷即新机之日茂也亦是佳句田大成中二比云當生意初萌之始而一加培養無論物之易生者孰非長也即所稱盈圍徑寸而莫可把捉者有不通暢其真机者乎而苟斵削一施則嫩而完者復驟而戕誠莫得挽本來之真机而謂其終非毀也當生理既鑿之後而復加保合無論物之易長者孰非茂也即所稱放之千里而未易收斂者有不復還其本体

者乎而苟斲削既至則倏而成者復倏而壞誠莫得執已還之木体而謂其終不剝也筆力雄傑不拘不束張師繹繳云朝夕漫灌不見其益有時而長蓋惟 得養雖已雕已琢之後不難復其常也苟于此仍加侵害則長即為消之始晝夜戕賊不見其損有時而消蓋惟失養雖易滋易息之休不難失其故也苟于此亟加愛護則消即為長之初語亦奇警陳仁錫後云長而復消易消而復長難以化工聽化工易以人工補化工難寵甚則非養嗇甚則非養不覺不迫之間適得其方直令消長二大權聽人事之主持無意弛之則非養有意矯之亦非養若緩若急之際適合其法直令物生一大柄任人力之挽回如公孫大娘舞劍出入自由瞿汝説

遏觸皆好其文云乃知天下無全亡之物性雖摧殘之日而叢縕
則真意復萌天下亦無終羨之物性雖昌盛之時而養失則真机
逐削先匡叢二比非必功之使長茀縱所欲達者而毋使抑欝焉此時
之勃發寧可制裁要之以順而達其性者旋可以逆而遏其性叢
一失而即此勃發之生意又無不忽焉就槁矣非必強之使充茀
保所未蘖者而毋使戕賊焉此時之暢茂寧可限裁要之以全而
衛其生者旋可以牿而蕩其生一失養而即此暢茂之天机又無
不索焉澌滅矣此二句申彫殘剝落之餘勿謂無本來之真性擴充四
達之後勿謂無銷爍之人心而摠聽其摧于培植復之于既發不
俟歲月之功斷之于全昌不俟交攻之久而直聽其養于須臾此二

平而合論盖天下止有人力之栽培不能必于進退互乘之須而物生萎瘁之理則無不可憑天下止有化机之消息不能定于斯須得失之交而人事旋轉之机則無不可攝是心之當養信有如山木者不然彼全美之所不能留斧斤之所不能盡者謂何豈非消長皆在此閑而惟人之養不養為判哉此文極有法度又似信筆成章較之昔編尤覺省力頗有運斤成風之趣程汝繼先提養字做起云養之物在舒徐調護而豫持之可葆其未雕未琢之倪養之力在挽回轉移而藕操之可維夫一剥一復之運提此倒有頭腦下文便好馳驟未收云物無自必之命而特生特戕權有所司物無中立之理而非生則戕閒不容髮信乎物之机至危而養之功甚鉅也收得緊

亦有理黄元立求云乃知不毁不滅理之原于無始者造化獨摠其權一消一長机之縁于牿養者吾人遞操其柄小求最難得佳如此收法亦儘可玩姜熙龍求云盖其物候之盈衫者不可測可以吾養伺之而其幾微之潜伏者亦不可窺即以消長之數証之説以消長証所養便有味余一德両扇平對中間講語亦有可採者講上句云物有不滅之生意然不能自為條暢而有待于養吾果有以得之或沃其米剥之根而以養為養或培其已椓之脉而由不養為養講下句云或戕于全昌之時而初废其養或棄于剥落之續而盖任其不養詞皆可取意亦透露



卷終

新鐫舉業文規卷之十

趙田逸農了凡袁黃坤儀甫著
男袁天啟若思甫
姪袁士經南之甫
孫袁祚熙載之甫仝校
書林「　」

正講七

浙江丘也聞有國二節此等題目最難整齊最當淩駕若隨題下筆不分輕重縱詞語精工必不中矣張應完于題目當講處多不講但從虛處發揮其文云國家以定分為紀綱以輯睦為精神以

富強為末務（只此三句通場所少）故丘也聞有國有家者非貧寡之患而惟不均不安之患（將題一句另逆旋不贅詞）何也君臣之情以和為極而惟均實始之國家之禍以傾為極而不均實昭之故不均則不和不和則不安即傾且立至也而寔止于貧寡（以上皆非本題所有）惟均則和惟和則安即貧寡且自無也而奚至于傾（只此數句是本題正意頂重在輕然文勢甚整）雖君令臣共杜蠱蘖于未萌而垂昌明于奕世內順外嚴咜風猷于密勿而樹威望于四隣（不做本題而專發題外之意講此二比便竟文勢春容便是元格）如是而遠人未服乎（不用過文便是元局）則曰我實招之侮也於是有文德之脩如是而遠人既來乎則曰我撫遠之携也于是有撫安之術（下一節又已講完以下六比皆在題外格局嚴奇）蓋和德之朝不勤遠畧四維之國安問要荒（此四句只講輕）

外意之故貳而柔之服而含之于我國家無加損也此處方合其[illegible]講修步

綏以德其羈縻以恩于我內治無與圖也上比曰柔曰含此比曰德曰恩從虛而實最有法度

我本不患寡何心利遠之民我本不患貧何心利遠之富二比始嫩本題正意如此方完

此均安和所以益修而國家永永無傾也題目參差而文獨雅整又輕重得法㥄膈圓融當細玩之第二名王三才將首二句輕叙即作二比云蓋人欲無涯一或逞其喻越之意則有餘者益復求餘而勢必有傾覆之漸上下有分惟各遵其分願之期則不足者亦相安于足而究且成熙洽之風看此二比便格局正大神襟軒豁中式机栝全在于此次將均無貧三句輕輕喝過即轉下云夫國家而誠如是也則以名分為約束以綱紀為折衝迴

可不煩兵而勤遠人之歸况土地自有餘饒人民不言改聚又奚必藉遠人以益國家之有連珠叙下如駿馬出峽而且踟躕四顧文勢便覺悠揚又二比講完題意繳云當其時叛者可來服者可安即五方殊俗皆為吾效勞職貢之臣而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則四裔同心益以廣均和又安之化收得精核宏暢題不整而文整

第三名楊守勤格與第二名頗同其文云以予所聞有國有家者貧寡無患也而均安則患焉（此題上字眼少而以縱撇）更誠謂君臣輯睦是閑精神命脉之圖而情意綢繆坐消危疑杌揑之漸（此四句最有力最得肯綮）試觀均也而猶有貧乎和也而猶有寡乎均和而安也而猶有傾乎（叙講極鮮處下費力）殿陛燕貪求方以脫之猜嫌旋以瞞之鞏固公私無搆

二方以維其元氣隨以壯其藩垣主三寸作二比于過文之下此作二比于過文之上皆所謂抵頭争奇者也敗陛公私四字暗點君臣有理夫如是故雖遠人有不服乎亦非曰吾德之已足而遂覬之兵也貧寡不患原無利其人土之心而傾覆不虞何至受其反側之累融上節之意作此二比最為見從此數下体便從容矣有惟是來之未服之先計惟有君臣交儆以增脩其文德而攻心為上攻力為下其招來者深矣安之既來之後計惟有上下圖謀以共固之均安而貳而柔之服而舍之其綏懷者廣矣一脫壁詮独抒心得君臣上下四字用得極好蓋綱常誠紊則外寧豈勝內憂故寧屏私圖以杜嫌隙而順治已寓大威嚴德化誠脩則遠人孰非吾人故寧弛武畧以議撫綏而固祚益鞏于長久此誠根本之至計國家之極則也煅煉工而格

興尋常陶洗淨而詞無煩穢此与第二名卷皆可作元第四名林杞講不均不安即項上患寡患貧未是湯霍林稿中舊意其講均無貧三句云上下之相安者惟是名分之不紊此二句不對分均則情洽情洽則相聯相好究且以和睦而成久安之勢分均則和生和生則無貧貧無寡究且以安固而建不拔之基作者要整齊以不均對均一反一正自但作偶此但從均字說起而意聯詞整有法之文也此所謂折衝之威制于堂上而常勝之策握于朝廷四句亦佳第五名溫休仁講完上節徽云夫国家之福莫大于治安而均所以開其始国家之禍莫深于傾覆而安所以弭其終此二比与解元同莊李會先將摠意渾起二比最易醒人其講均無貧三句云紀綱整肅之朝成賦与分釆而羨而嫌疑不

輯成雍睦之風均之内已有和矣君臣同德之世公乘與私徙而充而衆藥不生亦杜婈夷之漸和之内已無傾矣二比詞新意練較之第四名對得更高下一節以來安串講云因紀綱之整肅而益恢我帝統遍覆包含肆懿德于時夏令彼慕義而歸焉亦既悔于厥心則繼之自便而毋強其不堪矣乘君臣之同德而益昭我皇度雍容揖遜敷文命于兩階令彼聞風而企焉亦既敗乎前愆則綏之各得而毋生其擾矣古而灑未服而文德增脩使效來享來王之職既來而嫌疑而釋亦与為不侵不叛之臣又平收詞甚冠冕第八名張九德起云丘聞先王建国而承之以家此句便有分曉惟是文德之脩以均安之一章大意点綴有力試官看至此便不忍釋手矣豈其患寡由患

寡而得不均則患豈其患貧由患貧而得不安則患此是好秀才有識見者方有此等伎倆誠以国家傾覆相尋先点傾字惟不均安故耳如均安而和矣家無逼上之臣則僭端杜国無猜臣之主則嫌隙消豈徒無寡無貧此将無寡無貧輕点下而重做無傾得旨當吾世而鎮撫其社稷將子孫憑藉其基緒語有古色而奚傾哉制得極輕大能形化夫如是〻内順外威之道也其究竟以蕪弱以致昧也蕪弱二字分稱亦固本銷逆之策也其初心原耀德不觀兵也連用四也字作二比亦翩〻輕斉之妙故遠人不服亦增脩其所以均安者而已線索相承更不走作以我臣主無猜豈前此無德澤法度旁遠于遐陬而自反苟嚴乾非玷闕吾脩之使益瑩為彼有不輻輳歸命者否也既已歸命矣且得有動兵乎譏既來則安只此一句以我上下一心豈至

疆埸有礼樂刑政馳諜于域外而自治爲尊孰無覬墜吾修之伐

蕃驚焉彼有不獨風效順者否也既已效順矣且得有侵凌乎与来

參始終只是脩文德故重講上句而以下句極權將謂練格欲知輕重此類是也　我自無貧我自無寡原

不藉遠人為內屈患不在貧患不在寡何不釋遠人為外懼雖端

凌駕絶非常調馮感典講完上節綴云詎以億兆為捍衛而以名

分為紀綱以積貯為外儲而以情意為血脈四句好下節亦串講

季桂亦是元卷其文云丘聞有國家者享國家之有而無傾足矣

先題傾字便出色　彼夫分茅服采其分義原自適均而欲保世亢宗則封

班豈為完策祝陶日葵首論末却用消首　故非寡与貧之患而不均不安之患

何也不均則乖〻則而相猜忌此爭富強之名而貽傾覆之害者

也惟均則和和則兩無嫌隙此消貧寡之術而杜傾危之寡者也（只此一句便盡題目對得整而不繁）夫惟無傾如是（頃在無傾上是）則君且長有其國不必慘下以自竊而何有于遠人臣且長有其家不必擾上以自潤而又何有于遠人（而用遠人作結語最得題旨而古色蒼然）吾于是知文德重焉是均安和樂之朝歌雍咏句而致遠人之咸寧者也又于是知脩文德貴焉是豈甚固本之圖脩意脩言而制遠人之叛服者也（二比最有力量不但文體莊重並亦題意了然）來以布其綏懷（此句首題）而固不假此以勤兵家不假此以黷武（此二句在題外）安以示其羈縻而君不借此以利吾國臣亦不私此以益吾家（疾徐在乎操縱自如竟寫大意不拘拘、此必中之文也若是沉作渾直休貼題語）若是乎無利于遠人者（收得緊一万孤飛流注此一變）蓋吾誠不患寡則遠人之俟（族扳）服無

腳當衆寡之數而終不以易吾均也吾誠不患貧則遠人之時哉時至無與吾盈縮之机而終不以易吾安也細得題旨餘旨細繹可想可繹不然外守者時有內憂近守者何邊遠略方且日虞其傾也而預謀勤兵哉亦以傾字收拾與前相應胡震亨先做寡貧二比便與衆不同便能括目其詞云今夫戶口凋耗則徒旋憑其乏人帑藏空虛則度支要其乏之用凋耗空虛皆非難詞然毀人皆不如此做而鉗做此四句則新能翻日矣以此見練詞不如練格乃有國家者非寡與貧之患而不均不安是患又何以說也本將文只作問詞敘訣自退者手蓋君臣上下徒憑品級以為限制必陰敞遺均而後免勞落倒持之虞腹心手足徒恃精神以為流通必耦供相安而後可免嫌疑猜忌之隙若此二比將便冠裳此所謂文中之文也過下先而如其二

字在上又作二比云治而未至于是則廟堂尚有隱憂非吾周者可勿問也治而既至于是則郊圻已無遺化梗吾治者可徐議也此亦人所不做者大凡場中文字凡衆所共作者吾略之衆所不作者吾作之前輩讀貨殖傳而悟作文之法謂人棄吾取人取吾與也千萬記取此下即接云即非有以懷遠人之服正要遠人之服而反云非與者拙深一步法也蓋物扣諜謂之文者只順題直說便無文彩矣而方外有不賓之国則招徠之無術可知反射自然極得要人所事王隨處在探求自後世務當強求自不問彼不服而脩文德亦不過以均安之餘休風動之而甲兵無勤矣原歸在均安上有理即非有以撫遠人之去而漸附有未堅之志則撫御之乖方可知彼既來而議安集亦不過以均安之餘化醸沈之而禁防不設矣上風動來字件

防邊攻事議戰則慄而服則舍既不虧帝王覆載之量此二句是本題來不拒而去不追又不失中國制馭之宜此二句在題內尚有遺根此所謂不貪非分之民而吾民亦不疲于戰鬭不貪非有之財而吾財亦不竭于轉輸者也以撫卒馭雄才以沉思持厚養不拘拘于句字而說理用意色色到家取士若此可稱得人矣張杞先起二比云立開之有國家者止為富強計則所患不在均安而在貧寡惟為根本計則所患不在貧寡而在均安上比是客下比是主以客形主原非有詞但通場不如此做便能醒人刘宗周繳云蓋患在寡則思得其民以為守惟不均是患則我能協上下之分遠人亦以分而效順于我是合天下以成無寡之治也此句有力患在貧則思得其地以為

利州不安是患則我能調臣主之情遠人亦以情而堅附于我是
合天下以成無貧之治也收到無寡無貧上是此題本旨大凡長
題纔發出引起發相應楊汝昇先將均字另講後皆從此說去而
篇中変化尤奇其文云丘聞之有国家者土地人民各有定分中
間固不得勤遠以自封君臣亦不容过分而凌[illegible]也試官批
云只以均字作樞軸大是卓識有不均則寡生無務患寡也而患
不均可焉有不均而因之不安聯絡得好則貧生無務[illegible]貧也而
患不安可焉獨得之見獨創之技絕不与世俗同且議[illegible]之封守
既偏則此處復補冊籍當空于上幾且以消患 机埋之湛而
[illegible]既明此句講均則此數段[illegible]此句[illegible]

無貧毋論府庫充于上寬且以綏和聯億兆之衆此句講和無寡而門家安若覆瀾此句講安無傾覆瀾而字欠雅題本參差文却扶墜調既雖突大雅雖有一二字未妥不妨也此下緊承貧寡做二大比把下節意思一滾發明此後只散々說去云自是而講來柔于先自是而議鎮撫于後自是以文德而消梗化者之戎心自是以安帖而固來庭者之逸志此厥裝皆重做源却輕々說過盖以吾之已安者并貽遠人以安而以吾均之之心為安之々術原不脫均字所為治之以不治而亦所為治之以內治者也奚貧寡之足患飄々然入化境矣往時惟元魁練格邁來文風大盛入數者多楊公中六十二名而猶雅練若此欲中式者不可不留意也

應鳴時兆云丘開有同家者熟觀內外輕重之分深識安危得失之故（用此二句格便正大）故貧寡不患而均安是急者何哉盖計國家之大利即緬怯輻轃帑藏充盈總之斯無傾而止計国家之大害則上下乖離君民猜忌總之由不均而兆（何等嚴密何等明白）誠一均則以無貽痿而生耕睦以無強弱而生寧謐国家若泰山而四維之矣叙得甚輕撇脫関轉易醒人目此下又項無傾作二比次將不服既來二段只作四句提過用一何也只發大意云蓋無貧無寡之国原不以遠人之叛而加損故來非患其無也是均欲納之王化之中也均安且和之邦亦不以遠人之服而加益故安非利其有也是咸跂溥之一視之仁也斯則內治而外亦寧遐邇聯為一体而共

國運與于無虞凝德而不覷兵文治勝于武備而國勢愈弱于永
關備做處却不做人不做處却發明如韓信襲趙陳餘不用而却
以木罌渡兵正々奇々恍惚変化不悟此者終難論文董光宏趣
云以丘所聞有國家者軫苞桑之圖則計先根本難磐石之業則
歷切紀綱說破大意傑然出群敘過不患寡二句講均無貧三句
云蓋國家以離合為重輕尤以人心為離合諒惟均也則無涯之
情束于有恥之分相扶而卒以相諧何其和也是均之效也惟和
也則保定之治成于勢[illegible]之朔相守而卒以相維何所傾也是安
之效也三句亦作二比何等雅正何等流麗此下用如是二字頂
作二比云如是以整齊分誼則体統正而朝廷自尊如是以昭揭

風猷則順治成而威嚴自肅（冲洗壁言微應風采）故或遠人未服也而夷雖非門庭之寇而小醜亦為全盛之虞術者言術者意有以來之而已矣及遠人既來也大造雖無廢棄之民而聖王自有不治之治順其俗遂其情有以安之而已矣（溫潤安帖玄心可細）威靈旁暢非不可以昭無外之規模而神武者不要功于殊族操贄盈庭非不可以侈一時之盛美而善治者不遑志于遐荒寤寐入微高風爽爽據其談心自覺不凡陳光祖起云丘開有國家者深維理道安危之故熟思內外叛服之情（只此二句已自磊晃）非欲狃偏安之樂令德化鬱而不暢也非欲矜姑息之恩令威靈靡而不振也（又只此二比猶覺晃七）然而駿陛之焦勞君臣之儆戒（着此二句便覺春容）竟不以貧寡之慮易均安之休

亂 只此一句是題目而又議論貫題界不沉滯 局故哉良以均生和〃生安雖国不

國家不用餘日培日固有培無傾所自起也 均無貧三句只此叙过河拚抱

綱常大然 斯則以仁義為捍衛以綱常為分守不越安內而攘外之

猷已具其精神足以相結其名分足以相維不出經文而緯武之

寔已神添一層錦帳便覺內院深沉且言〃入理可法也講下二

段亦甚可觀如云即有不服毋以振化而觀之兵也帝欲擴而彌

張王綱恢而彌廣 对季氏説帝欲王綱雖稍汎情然其詞甚棟極荊海涇〃 務兼吾德增而修

之豈不足制其命哉国家所患原不在貧與寡耳幸其既服毋以

歸化而治之攸也与之定甚一之規與之講便宜之畧分明說录

運机宜方是實際文字

索隱行怪一節此題不難于敷衍成文而難于脫塵破的天地古今等語况襍時文謭頭故場中用之者多以此見坊間時刻斷不應入日張應完先手起講下提出隱怪二字次將索隱行怪一句喝出中間並不分講上二句四小比亦煩貞轉下句四大比亦典雅末繳二比說為道非為名殊為破的正三才把題光做二比云彼其謂大道簡夾而易測非刱數千聖不傳之秘不足以樹高標而人情厭常而喜新必獨揭古今未有之奇斯可以投時好千聖不傳之秘原自好的此句用得有趣但文氣軒昂自能壓衆次將索隱行怪只行二句見述有述句作二比最活動流麗末句四大比又找四句皆混淵可誦揚守陳起云話中道炳如日星即思太

愚濫可以與知而炫奇之士見謂不足動衆性術遏于坦途仰天下萬世豈能変易而吊詭之士見謂不足訣聞有此二比局面自然平正自然可觀次以索隱行怪輕衍二句遞下有述只作四句後點為守另作二比云獨計此以一隱怪偶既樂于術之得售而莫覩其為之非彼以衆隱怪和允炫于術之足慕而莫知其為之悖（此二比抵要爭奇自是元魁之休）大道幾何不裂也而予豈為之哉予思易知之上不容旁增一情識方嘉與愚夫愚婦共違于可知聽邇而索隱何為者縱世之術述與否所非計矣予思簡能之外不容生一作用方嘉与天下萬世共率于周行而行怪又何為若彼名之垂後与否非敢知矣（只作二比簡練有法）蓋下吝自能上達本不得鑿之以為

然而道術鑿于多岐況敢隨衆以循習乎豈能爲之哉收得便捷

林把講究上二句亦以爲字作二比云夫索隱非知也而述其隱

者亦非真見其知之是也不過以一時之新奇自成其附会之見

耳而曾不思道之隱者非其顯者也隱則近僻而不可爲矣爲字點渴

好行怪非行也而述其怪者又非真見其行之是也不過以一時

之詭異群然爲世俗之趨耳而曾不思道之怪者非其庸者也怪

則悖常而不可爲矣此二比亦甚有法且述其隱一轉收拾得完

溫体仁前面亦不分隱怪輕輕叙過講末句云吾則以知之本体

毫無可加而加一情識即鑿一真知其真知其可鑿乎能之本体亦

毫無可增而增一詭誕即斷一天能天能其可斷乎此二比亦深空靈論至下

而方入道正謂故彼之所為正吾之所不爲何者会當然之則而希不必然之事固道所不識也世之所述正吾之所不須述何者次性命之真以要身後之譽尤為道与所不敢出也湔當雖貫神理蔚然况乎淡泊自精微過求之而愈淺大道汩無擬議有可述而即非四句精壼吾誠不為之矣莊子曾重講求句語々皆漸其文云自有聰明以来而生民之性灵統是矣次豈得鏀之以為隱即索之隱也而取名弥顯吾以為身後之浮名不補生前之大惑而竟抱汶々以終是性灵且自我而溺也吾奚忍而為之也自有皇極以来而般庶之日用擽是矣夫豈得逃之以為怪即行之怪也而延譽弥高吾以為後世之訣開無救生平之用罔而徒持沾々以見是日用且自

我而隨也吾實忍為之也句〻從胸中流出意調高撒場中所不撒高一人之精力有限平地中突起奇峯却又讀得去用之于光明正大則性情日益而用之于詭異奇衺則中和日乖是欲出于天地萬物之外以守此空名也吾亦愛吾力焉耳此句收得好斯道之羽翼在人失之于愚夫愚婦或著察有期而失之于智上賢人淵幾哉曰甚究且棄而君臣父子之倫以馳此流蕩也吾終愛吾道焉耳假令塵言力悍古調如此作文方能醒服況声華不如茂實与其自炫毋寧守真而下李可以遯天去俗弥遠去道弥近入理玄言自然可愛焉臧與作完上二句亦拖二比云是何好異之徒乃壞一生之学術而僅博一虚声也是何救世之上不諳萬古之真傳而至臧于異説也有此一比便有動吾則以天下事業無解

即庸德庸言本分內尚多虧欠安敢舍平易而尚新奇終身精力有限即不厭不倦術為廢尚多未逮何能離經常而務詭誕況易知易能聖賢自有定軌可以鼓衆志而不可以搦其詮吾邪為也可以直上尚出一籌此是欠檢點處不然可以待衆志者為何物耶縱辨博炫奇古今豈無定論可以邀空名而不可以昭實譜吾邪為也縱字用得好有此一字則二比合成一比矣此四比句句皆不合當皆有意見後用不然二字反收二比此吹中之文也李樸先總起一頭云道至中庸止矣本体昭晰易察也軌則平夷易循也聖哲無所炫神奇後世無所施稱述而何世有索隱行怪者起此數語亦甚平正亦有頭腦此下散做幾句即連有述作二比接下云術久傳而彌熾名久襲而

揄揚述之者莫竟其非而為之者競踵其轍矣（用此數語使竟悠揚）我思為道者以身合道非以道徇世也（切理之言）即超絕之能不足以掩悠謬之失而柰何仍之為道者（用兩今為道者起亦非大方）以實求道非以道邀名也（對得好）即末世之稱不足以貌生前之玷而柰何效之況道妙于中至易之知察之無盡至簡之行由之不窮何事更求于隱怪固以力有所專而不假為道本無奇吾守吾愚猶賢乎隱吾守吾拙猶賢乎怪何必假此以盜名又以心有所薄而不屑為不假為不屑為極點得好二比皆以為字收拾却是大方家數後以蓋字正收二比又用不然二字反收二比氣極條暢胡震亨先提隱怪二字次反起二比索隱行怪却不做只依文點過另作二比云此其

為人必素負非常之材望而足以聳動時流此其所恃必皆創闢之意見而足以熒惑耳目後世所由有述乎夫正舉雖明而易味有一人創異而薄餘已多有衆人趨異而陵夷何底吾愆其為害道滋障而何忍為也人情厭常而喜新然得即一人相煽而傳聞已廣若尽人相知而蔓延何窮吾懼其為異端益黨而何敢為也不特覌于易知為知而見吾之不為索隱即悟之有形之外探之無象之鄉其意識似涉幽玄要皆從易知中尋究也而不得謂隱矣不特覌于簡能為能而見吾之不為行怪即軌轍不必循古昔事務不必拘流俗其舉動似涉迂誕要皆從簡能中変化也而不得謂怪矣意雖人所易到而語則稜稜見奇董光宏起云道有真

体天所命也性所率也愚夫愚婦之所与知与能也即窮之至玄至微不得謂隱即遊之可椎可変不得謂怪而何世乃有索隱而行怪者起得新奇便可命中鄉鳴雷後二比云就日用起知能而愈尋求愈竟有無限之趣則安事于道外增意障就開然生實諸面求自信不求盡後世之名則何必為奇詭合時趨名理名言鍛鍊極精一見令人繫節

為天下得人难此題只要發得难字透徹張應完先以不难反二比後作六比極力發揮比〻不脱难字其壓倒群英處在此其局而求化不得入上乘果中亦在此大凡善作文者只要曲寫其意不要直述其詞假如此題只發揮所以得人难之故不欲难字而

其难自見令人恍然會意乃佳今必般般入难字則意浅而情促矣然張文皆就為天下裴揮最為得旨初二比云惟曰為天下而得人明哲登庸則萬方禔福一不致慎而貽憂海内豈淺鮮哉是登明顯俊之典蒼生所係命也何难也隆治有基必賡明勵翼命掌一不得人而禍我烝民夫豈渺少哉是安危理亂之机懸命于人才也何难也（先說致慎後說得人先說海内後說生灵　先說登明顯俊後說安危理亂極有次第）方人之伏于巖穴也遁迹而未揚韜光而未顯即欲為物色之訪吾何以識其果賢而用之（知此揣似得　难字不着）則為天下而求之难及人之登于巖物也而賢大良常含蓄而不炫憸壬巧佞且捷進以求庸即欲為心膂之托吾何以識其必賢而任之則為天下而任之难奪之難

任之難雖是舊意而却出以新裁便覺可誦後復以書怒熙陳翻作二比怒字熙字皆不着題末以舜禹皐收二比搦守勤先提二比云謂之得人是舉一人之股肱心膂悉注之自彼非旅進旅退之務也爲天下得人是舉一世之湛恩滅澤悉寄之自彼非小康近利之司也（提得字好在隱躍深淺之間）故責成委任在既得之後因可坐享其功而旁求咨訪在未得之先豈容遽副其望（如此講來極自然第）吾欲爲天下得一敷治之人乎必其人真足熙庶績動四方乃堯時天下于承賴雖遍訪歷試猶若慮其責任之勿效者抑何難也吾欲爲天下得分理之人乎（敷治尚指舜分理尚指禹皐終不若不用之爲渾融也）必其人真足乎四奥（說禹）奠兆民（說皐）乃堯舜天下于生成雖闢門（說禹）選衆（說皐）猶若屢

其付託之來效者又何難也天下未平圜天所以開聖人之治（蒸焉）（當叶光景）而承流纘托即聖明何以收興利除害之功故屢懐而採側席而求而常惧遺逸之不偶貞元会聚正天所以開豪傑之期（刻偕）好而精神未洽即名世何能逮臯財蕤蕃之績故夢寐而思妻心而任而常惧会合之惟鄭語氣和平詞情任飛何是必中之文林把先以不難反起二比次以爲天下得人翻二比即含下難字後実講四比云聖賢之生也不偶（開口便見難意）而况弘才碩德又不屑屑于見奇（此第二層難意）該欲求之于未知之先而常恐賢者未必知知若未必賢（此即不上二層說而說其所以難）即欲不諫父兄不諫師保而就真知灼見開得此人也盖亦難也英賢之出也有期而况偉績宏猷又不

輕試于尺寸欲任之于既求之後而常恐所任非其人其人未必任即欲不避嫌疑不避形迹而就委任責成閒得此人也盖亦难矣（一股中用二款字所以文公消提綮宜戒之）將款得之于枚卜而毁譽难憑（此說人）聰明又难信（此說已得此句此后不浅消）苟非我之精神会聚一代之精神而風虎雲龍豈其易合（風虎云龍是說易不是說难且粗宜换）將欲得之于弓旌而物色难求疑似又难晰苟非以一人之意氣通億兆人之意氣而氣求声應豈其易投四比皆窃意数明朗然佳製莊奈曾後三比云槃論人則凡百揆（此二字有病）四岳州牧侯伯不乏之人也而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非智超入来皆难以獨任而成功故雖放勳之欽明而長迪哲槩論得人則凡將傑碩獻延佇忠實者皆能得所而有能

惟帝堯天之工則非德簡帝心者难以從容而敷理故難以重華之濬哲而猶脩四聰（註中舜冊及禹皋只宜用在后不宜用在前只宜略点不留架做此作將之）語其廸知在考言詢事之外則德合其符而其孚契在予旌玉帛之先实天作其合嫋嫋餘音嘹亮可聽此是一句題格最难練馮臧典先以得人無难若渾起一頭次以中材易致仁賢难求意派水二比然後正講二比又用而必二字敲二比再以故字收二比格亦練矣中二比云欲任耳則彼素不餙声欲任目則彼素不餙貌欲舍耳目而求一登庸賢俊之道則又阻于聞見之不及而莫可憑將任人既惧其生奸將任己又惧其滋乱將舍人己而求一延攬英雄之術則又限于上下之相隔而莫可攄層層敲意不言难而難

自見李標先以人及得人意起二比次作四句正講二大比次以难字兩〻相对作四比与北京解元古之李者為已同格陳論起云蓋天下重寄也為天下得人豈徒使效一官居一職固將令望治之衆賴以安全而此安全四海之人殆超然于枚求夢卜之外者也豈徒以應公車充仕籍固將令五位之恩賴以宣布而此宣布王恩之人殆留合于精神心術之微者也議論甚大可以壓倒群英胡震亨中二比云將以資格求之而所任在總理天下之人則固不若庶官下吏可律以循資遷轉之常也蓋古之論相者每于功用求與之日而即信其不負所飲之托其相知有出于物色之外若焉而奚得不謂难也將以才望取之而所得在專任天下

之人則固不若散曹裸局可待以量才擢用之例也蓋古之擇相者每于材器夫著之時而即知其不負台衡之選故相得有妙于應求之微者焉而奚得不謂难也此題股〻要粘着為天下發揮方為本色若脫了為天下雖意見層出皆剩語也

江西禮樂不興二句此題礼樂精而刑罰粗作文須于礼樂刑罰相関處發出一段精神乃為得体蓋興者乃吾平日教化有以浹洽其心思而自然興起也根正名及言事來中者謂吾之刑適合受刑者之罪而大小輕重無弗當也作者大率皆先提礼樂徐來叅獨先提刑罰遂覓醒目提後又散作一段末二比反短繳二比反長此格之極練者又礼樂始終不分元作也其文云人君攬大

象以臨照臣民臣字賛本文只云民無所措其手足即嚬矣二字不穩愛憎無敢任情以自恣况威以懲慝豈容濫及于賢良圖空刑措对好得猶懼法蹍而亂生况刑以禁奸豈可幸免于有罪大意自好語亦精煉此刑罰所以貴中也顧刑罰与礼樂不得分之而為兩大率善敗常相根得失可互証者散做此段局而便新故邪侈之念萌内而礼樂之源虧則刑罰之源即与之俱虧蓋一迷百謬不可以先後言也一說無先後方見兩者是一物方見相因之速但開股不宜用蓋字頗僻之行形外而礼樂之用褻則刑罰之用即与之俱褻蓋一廢百弛不可以低昂論也由王衷以及象魏礼樂在王衷刑罰在象魏此句接得甚好其中和之度不復覩其端緒彼諸所讞决誰非罹無辜之狠于造物之和者二句說得极非中字本旨謂眩惑于礼樂而顧洞晰于刑罰

此必不得之數矣由主德王衆匿主德實以及朝章其乖戾之氣前說中和此說

乖次固已莫可挽回端緒在始挽回在終彼諸鞫訊鞫訊該在前献決該在后誰非誣由直

之辨爽輕重之衡者謂礼樂之教久衰脈感在知上久衰在行上而刑罰之施

偶當此亦不得之數矣句〻不介常非故排擠忠良當改作誤陥害良誤淺也加而

和序之粹德已歟且日就顛倒而不自知非故矜有奸邪而偏毀

之與類雖融每妄議出入而不自覺一句題最难練格此是末股却甚短便覺尾裨而格圓有

偏〻軒奉之勞蓋徃贖舊典何雖与民曉告但昧于衆而襲于迹安所得

欽恤之仁物情世故問亦引經斷疑但遺其神而竊其文安所稱

祥刑之準文字有風骨有思致珠璣錯落理趣淵沉神物在前定

當相賞第二名夏師夔起云礼樂之用在提揭綱常名臚字指而隨以

明刱法憲故名無偏置何名之非礼根名說甚有理求其不以偏置之私輕試于故出故入之際可知也名無謬戾何名之非樂其不以謬戾之私横撥于議重議輕之間又可知也礼樂刑罰聯落得好此點撥題旨較明後二比云法議矜而遵調于䣛刑罰中亦自有礼樂也如題聯合方有意义礼樂一紊于倫常而姑息啟寵宄且以之豢奸故法之所禁主之所寛而天憲漏于不赦之失法議辟而不詭于程非刑罰外尋有所謂礼樂也礼樂一嚮于分秩而悠雖嚴置宄且以之暴誅故法之所寛主之所戮而文網濫于無辜之衆立意既高隨手運詞自有精光透露王賓賢先以礼樂不興根名不正来講二比甚冠冕中二比云世未有無礼樂以豢其心而其心不戢

于燃膧者夫刑罰者即以者字承者字放擒之文固惓儆之資也而秉其燃膧之衷必将以萬民之生命供巳之喜怒即曰吾巳留過防邪而不僭不濫者何以稱爲世未有無礼樂以經其治而其治不出于操切也者夫刑罰者固繩束之具也而秉以操切之意必将兆一成之律味平反之宜情理甚切文之有实際者即曰吾以一椎制世而刑清民服者何以稱爲不飾華詞惟敎直理此必非汩沒于時文中者呉之才提云夫國之法曰刑罰耳孰為調停是法而定之等者非礼乎孰為調劑是法而歸之當者非樂乎如此聯合甚爲有理此夫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者也故刑清政簡之風每多起于清朝而礼壊樂崩之日必大乖乎刑憲前面提得明爽以後勢如破竹矣所以文字起處

最當用心萬建元起云吾知刑罰之中也惟無私刑者中之也礼
樂弛而愛憎摸豈得無私刑罰之中也亦惟無繁刑者中之也礼
樂嚴而法令滋安得無繁無私無繁皆推其所以然之意劈頭講
起就用意發揮如関羽刺顔良于萬衆中单刀直入並不見人纔
云蓋君之刑人如其罪而止乃為中挑剔得明無礼樂之君意常不平
人鮮能當其意者入者出之出者入之安所云持平之国人之犯
刑坐于法而不過前言罪此言法罪在民法在君前用正字此用不过二字大手筆文字只用意对字之多寡並所不許
無礼樂之朝法亦不一人且莫知所承焉曲者可直直者可
曲安所見畫一之刑書閑肆跌宕並不拘拘于小巧傅宗皋通篇
皆佳文曰礼樂非虚器也必有自然之情根于淵微洽于衆庶斯

爾即為刑罰之律令刑罰非徒法也亦必有當然之度不涉外逆
不苦蹶繼者而即為礼楽之流通（脈絡合縫体亦雅馴）故道醇則法立惟中
和之主即以錫極于兆民（此是策）情偏則制頗而乖戾之朝安能独
清其政典（此是主以而字対惟字亦非特文中然体照題意合用而字大方不拘也）所有吾為按律而
求則五刑五罰之用一法吏程能足矣而試定之以輕重之情使
吾之法質之受法之人而相當而不過此必有夫然之節宣未有
節宣不契于礼楽而独能以愆睢之行脗符律度者也輕重鮮克
中矣吾為循制而行則明刑勅罰之制（前說五刑五罰匯此說明刑勅罰实）一掌故
習事足矣而惟平之以出入之準使国之憲稽之服憲之人而相
符而不惑此必有一成之品式未有品式不閑于礼楽而宜任其

悠謬之数妄謀條例者也出入並不中矣結構精微語々入微皆老手也只此二比是正講余皆活動發揮亦格之至变者可式也蓋刑罰以佐德教非以煩科條向微礼楽以養其德則淵消先入于頗僻而安能提挈科條以禁民邪中者以情原非以法斷以中対礼楽發揮殆尽向微礼楽以平其情則方寸已出于縱恣而胡不輕戕民命以成已縱故論作用則礼楽格于未然刑罰禁于已然而格化窮者政令所以日繁々刑者不中論本体則礼楽為無形之精藴刑罰為有形之舖張精藴乏者舖張所以日勝刑勝者不中此段有理有意奇思警句愈出不穷然則礼楽詎可廢而正名烏屬廷乎通篇宏博碩大嚴整細密熟之可以開拓筆徑助發文思曾純起云法令雖輔治之具而其調劑必本乎主心明允亦具理[illegible]

濟之而其猶餙恒視于君德君與礼以止民〻不桂綱乞即有時〻
三尺從事而出入之中節者亦礼也君〻樂以淑〻〻小于今〻
即有時以刑書為治而輕重之中情者亦樂也也〻亦〻在徐調之
起云夫礼樂也者非謂一經曲一声音之末已也從人心生者以
閑乎人心則入法〻柄于此受栽定〻非謂一創制一考訂之粗
已也由吾心出者以當乎人心則五刑五罰于此致用矣聯屬有情最能

醒眼

索隱行怪二節依註平對便落常詮場中遇此等題便須活動不
可拘〻也江西諸公多二節各做既是各做最要整齊使一線相
承並無剩欠乃為老手萬歷[illegible]提云吾以為常道未明則當[illegible]君

異之中獨求真是常道既著不當于至是之内自之厭心极待醒
人做下節云蓋以不為乎彼而得所遵亦惟不已于此乃為能遵
既以不求有述而擇其常則亦堅信吾是乃為能常倘不為人之
所為而復已人之所已不以遵道固其操既以已人之所已將復
為人之所為終以隱怪易其守打成一片聯絡有情傳宗鼻後二
比云道貫乎觀閒動靜而不為迹所當析隱微以融其幾者故吾
不敢蒸隱怪而離之亦有見于不可離也如復廢于半途是循然
叛去者倫耳而烏能止息耶道寓于日用飲食而不為粗所當服
終身以聯其間者故吾不敢希稱述而悖之亦有見于不可悖也
如復以半途成廢是猶然鶩名故智耳而安能止足耶故行協而

則當培不息之精神道止于符愈絕芬華之意想庶幾弗為于始
者亦弗已于終而于道或有當耳如此講來方覺有味
大孝終身慕父母徐來春起云慕親之心一耳而此身之措于物
者萬變此心之移于物者亦萬變故孩提知愛孝思之端僅呈而
終身不渝赤子之真常迸斯所貴于人子者矣其惟大孝乎起得
閒雅最利場屋王宗賢之格極有變化實講二大比後即用一大
字流水二比云夫人世之經歷不一凡可以攖吾私而轉吾慕者
終身倏常即大孝豈無境變而本來之孩心不磬思所以順吾親
而得為子者終身一念惟大孝獨無心變後又以此字過下發二
比再以不然二字反收二比匠心匠理林漓盡興不作經生口吻

吳之才起云夫吾所以有吾身者為有吾親則即終吾身夫孰非
父母之身也吾所以慕吾親者為有吾身則即終吾身亦孰非當
慕父母之日也提得明朗以下作四大比繳云蓋時必至終身而
生平之遭際乃可歷覩慕必至終身而平時之瞻切乃見真情適
勁有理

福建寬則得中四句解元第二名時選俱不錄第三名林剛中單
起云試觀自古迄今幾帝幾王風教固殊焉乃其心寧有異耶吾
見寬矣信矣敏矣公矣（提揭間得）夫非玩縱之為寬也（而既揭提州須援解）方寸
間（帰在心上）不入于刻不流于惡率其一念之体真足造群生之命者
惟是父母赤子懽相得也如是者為寬（應題）亦非要結之為信也

方寸中那二以二那為以三此二句不及前比遠出前以惠対刻寓意須遠此二三聯是一意又詞近
攝率其一念之敎真足攝中外之神者惟是億兆蒼生緩急倚之
如是者為信敏非強作之謂也一念醒百念俱醒直將竪不世之
鴻猷而有功于天有功于地者此敏之道歸耳公非假合之謂也
一念通萬念皆通不啻大快于千古而相悦以道相悦以解者此
公之名帰耳体天地易簡之仁律天地四時之令使血氣之倫百
相依而百相信存天地不亡之神奉天地無私之德又令朝野之
内政不忒而民無慝結得冠冕後更着數語收拾儘自可人題自
本俗最難精采稍知煆煉便出色矣第四名王繼曾起云為天下
者上不可有操切繩下之心下亦不可使有不信人主之意朝不

可有因循不振之功國亦不可使有偏枯隔閡之治𡶶從顧涇陽道千乘之國墨卷來正用得着黃日耀而股雙起講語亦可觀首二句講云吾知其寬矣而衆得焉盖謂之衆則其意碩驕集不可欺以雎虞者倘馳驟嚴則衆解体吾以心之寬容天下毋臨毋褊羅區宇而包之以容德即起念之曠蕩已潛摒于衆念夫誰有離其主者又知其信矣而民任焉盖謂之民猶然太初一脉不容参以二三者倘詛詐用則民携式吾以心之信聯天下何二何三撒藩籬而照之以真悃即裁念之真元已潛摒于衆念夫誰有背其主者詞亦精練講完繳云意念聚則必渙既以吾心布之天下精神徙則必收亦以天下証之吾心此治法也即心体也收得新而

批

忠恕違道不遠　解元洪承選首二比云道之初非惟無物抑且無念想念起而計較生而道始違矣忠恕者于萬念不起之中忽然萬貫之念悉折此為矩即所以合矩于太始之真心即為矩道何近如之道之初非惟無境亦且無情；一萌而巧故乘而道滋遠矣以滋對始字便不合掌忠恕者于一情不增之地謝然真切之情動運此為衡即所以符衡于無妄之元也心即為衡道何近如之切實近理之文最醒入目　王繼曾中二比云大道原無畛域不生焉其厥不遠于道之大道也乎大道原無岐路究之即為一体雕之而始有情識忠恕之境猶然一体未雕之境也蓋忠恕而岐路不生

焉其原不遠于道之大全也乎亦見理可誦束云心各具一忠恕則耳目肝胆無之而非道也人各具一心則愚夫愚婦無人而不可近道也亦佳俞誨中二比云非必勉強之後漸成自然始與道一試就此勉強之一念為能力撤其情識之累情識不得参焉渊然一實之涵而天地之心見矣於道不遠矣非必推擴之極終歸渾化始與道合試就此推擴之一念為能力袪其幻妄之蔽幻妄不得乘焉擴然萬象之通而性真之原徹矣於道不遠矣發盡題旨抉精入微

聖人治天下二句洪承選起末皆可趣云曰天下是以天下之積為積也其根本命脉當為一世計不宜有獨榮獨瘁也曰治天下

蓋以天下之道治天下也其盈縮削量當與萬方共不宜有獨豐儉約也此二比云以用論水火救聚均為自然之民利聖人者因天地以補助天地蓋使宇內相為藏蓄相為灌輸而初無在官在民之分以此論水火救聚復為民間之長物聖人者因生人以資潤生民蓋使億萬姓自相剂量自相流通而更無在己在人之別有此起來通篇只信筆寫去無非佳境

湖廣擇可勞而勞之四句解亦然是篇通篇皆佳先總起二句云大人主不可置民于愁苦不可自見其貪即接云怨則衆撓其政上即勢能驅萬衆而勞不擇可衆寬有口胡可弭也唯擇可勞而勞著最上熟其便而不得不借力于民者也亦下規其宜而竊毒

務力亦君者也以一勞收求逸即以勞天下之心逸天下雖勞亦逸也何必不勞况擇之自君既已心勞百姓矣彼民者亦豈有愛焉其以為慾也何句發慾古色爲然食則自竊其政上即勞能供萬欲而欲亦以仁心寬居汙何可許也唯欲仁得仁是從泊然無欲中自發其真机者也亦從訢然可欲中自符其本体者也以真欲契真理即化吾心之欲而為理雖欲亦理也何必不欲況所得在仁既已還歸無欲矣即多取豈外益焉其以為貪也文字最難得古此文宜熟玩劉勞節求云要之父母雖愛不能無勞然以易樹怨者不至于斂怨則何必損役而後可以洽民心天地至仁不免有憾獨以濟同欲者卒歸于無欲則何必絕欲而後可以清主德求得有

味自然可取

知恥近乎勇劉芳御中二比云誠知人與我同此德性彼何為千古獨崇其懿鑠我何為自甘凡庸也毋乃彼勵志而勤修我徘徊而頹息與其恥之為恥將若無地以自容而力剖積習之障勉追千古之踪就此恥心時身依發憤皆若為之鼓其壯者而勇近矣不知人與吾共是區宇彼何為百世獨嘉其聖神我何為自沉晚季也毋乃我因循而不振彼勤勵而加脩與其恥之為恥將若無辭以自解而力挹修途之習遠慕百世之芳就此恥時耳目心思皆若為之助其健者而勇近矣纂寫逼真縱橫透露思沉而神王佳作也汪之彥以智仁作二比云智臨之主耳目心思無非体膚含

霧之府我何以頑愚不聰如此乎慧識下闢頓竟乎昔之障翳悉融而除寐復醒之日即精爽神王之日也彼其盟心好學有意氣皆為貫壯而神情盡為勝發若此一念靈聰之心其達于天德一間矣仁育之君心知血氣無非還真去妄之功我何以沉溺不返如此乎霧散而動頓覺夙昔之蒙蔽盡捐而釋迷就寤之時即志揚氣露之時也彼其矢志力行有手足皆為鼓舞而髮膚悉為驍躍若此一念充恥之心其去夫天德不遠矣刻意發揮形神俱壯有事君人者二節態廷璥光以悅字平挑二比云悅出于人情之所易昵而其事巧其合易故邪臣記之以行私悅根于天性之所自植而其迹忤其討便故忠臣輸之以明節下二段輕重相形做

張為得体劉芳節上輕下重做講完上節過下云耳之臣也百圖已之便不顧君之安百慮已之私家不一問君之社稷君亦何利干有此臣哉此過有力繳云盖彼之為悅周身之計固百容不使一踈此之為悅社稷之衛亦萬全不使一隙所悅出于周密也者其意態畢竭于趨承所悅出于計安也者其心思悉殫于輔翼故惟容之為悅而始曲盡小人之情態亦惟安社稷之為悅而始曲盡忠臣之極思嫋嫋餘音三復有味

河南子路問事君一節解元金燧通篇皆純正末二比更佳其文云盖欺之罪大豈人臣所甘蹈哉愛君不勝自愛則欺而不自知故况盟心屋漏斯可仰對一人雖不犯而素心已盡犯之名逆又

豈臣子所忍為哉而從不如面折則犯而不容已故必矢志彤庭斯可上裨君德即觸忌而真心益明場中極賞此二比精切痛快果能發人所未發此必中之作也第二名歷允高起云吾人自誠意以來無一可自欺之事而事君尤甚自委質以來無一可欺君之時而犯君尤甚臣而干犯非臣之願也而柰何重以欺之然臣而至于諫犯尤非臣之願也而惟勿以欺行之提得明白後便好講嚴士御起云萌之方寸而可徹之九重者心是也而欺恒為之障此心苟欺則黙之固為隱諱而犯之亦為激昂而行固為倖中犯而不忖且為孤僨故非犯之難而勿欺難也此起亦好劉格繳云蓋欺者有為而為之心心苟出于有為則犯也不當襯為[illegible]

欲也而尚猶為借資是一欺百欺之弊也而非寒譑之不足重也
不欺若無為而為之心々誠生于無為則明靜顯諫是謂犯而不
犯滋移然本是謂不犯而犯斯信而后諫之道也而何盡心之非
致主也發揮透徹題無遺肯
隱惡而揚善全從後四比云聖人之量宏々則廓然大同之衆人
已而忘善惡自化故其揚者游于無我而其隱者亦取善中海涵
之度量也總之舍己從人襟度淵然而非有籠絡之術聖人之忘
公々則渾然天理之中一善為宰衆惡悉捐故其揚者符于心印
而其隱者亦取善中光明之胸次也總之惝覺怒收心神朗然而
非有鼓舞之私剖精次秘言字出自理術蓋求言若渴則得其善即忘其惡而

而途不滞于胸中從善如流則見其善不見其惡而一念渾游于無外卓然神精音節俱高凡高後四比云天下惟惡悔而善則隱者因其晦而揚者因其明則隱之揚之者亦非我也是謂以天下爱天下天命止有善而無惡揚者所以彰其有而隱者所以泯其無則所隱所揚者我亦不知也是謂以天道爱天下衆人以含垢為隱劲善為揚總屬有心而其智小聖人以無垢可含為隱以取善而与善為揚總歸無心而其智大自出已見毋力摹寫而求二比尤勝

於不可已而已者二句此題枯淡最難措手全燧云夫天下有太要務惟我總持有細節目惟我分擔寧有可已者然而以巨細

則不可已者為可已者之綱以緩急較則已于不可已者為無不題者之漸起說不可已有見輒下甚园此舉業真正路頭也後四比云蓋曰不可已者是事有不容諉之責而我操可以為之權于此一已則必積漸于將來此已之由始也曰無不已者將視天下有不必理之務而吾人有不必用之心于此盡已則實因原于始念此已之所由成也吾聞君子自強不息則何可以有已心聖人純亦不已則何可以有已事夫已實一念耳而弊至于此也則已之端可開哉闕是科河南場中為此論淪落甚衆從金公通論條暢遂首選刻牌斯學大後二比云抱老成之卓識者沉詠遠慮類明急以及緩而精神一弛則急者緩而緩者更何望其急祇見竣

浸而不可復振達治体之鴻猷若深思却顧恒心要以及眾而之

氣一懈則要者畧而畧者何望挈其要將主百旅而不可收拾則

自雅惕而遊味亦求李經礼末二比云雖天下事失之于此猶可

冀得之于彼然而大綱既願安問細目一失永失當其始之逡巡

將而已卜其終雖人之情忽畧于前猶可望振舉于後然而鉅典

已廢安問末節一廢百廢當其初之畏縮特而已定其衡亦明徹

可觀允協々過此枯題此當抖擻精神極力抒寫蓋小題當大做

枯題當腴做淺題當深做此自然之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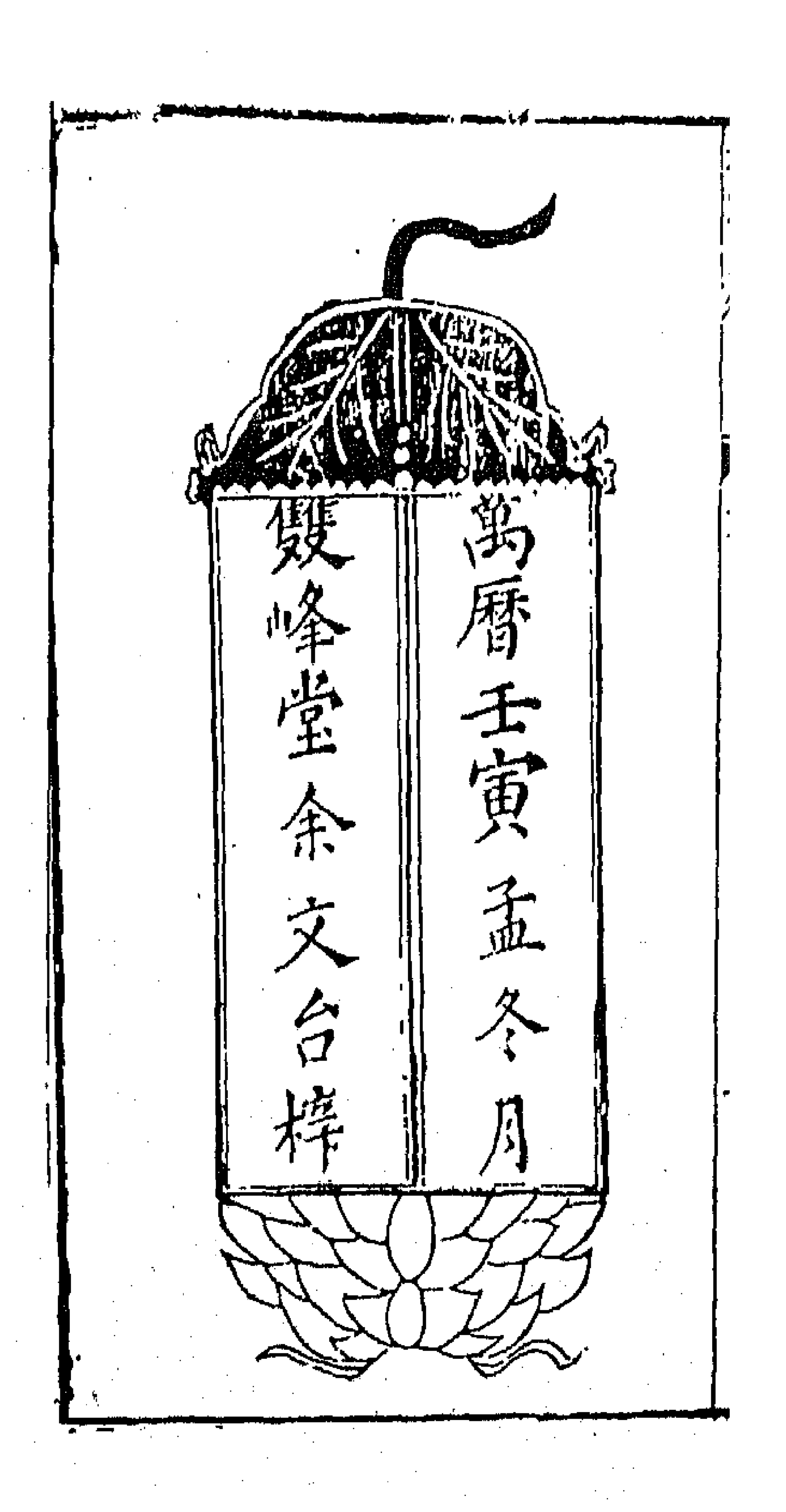
山東見志不從二句郭文英起云夫幾者微也微而動之雖暴發

容而至微所不能動斯卑可以口舌爭之而以厭斁乘之幾者興

幾隱而諷之雖昏又悟而至隱所不能諷此章可以詞說盡之滿以揣摩讀之大承木發字說見入中二比云既言在此止欲親之悟意在幾乃潛而祭親之志則見有堅決而未盡釋者吾旁引四喻之初心何以道之敢不敬與所為祇載夔慄以將我委婉之情若又懼懼不置矣悟親以言尤欲悟親以不言乃默而窺親之志則見有斷斷而未盡合者吾反覆展轉之初意何以達之敢不敬與所為溫恭寅恪以攄我中心之願者又懇、不怠矣派入發意悠態横生微云不然我強諫而親不從其失不獨在親我亦敬而又不從親其失反在于我親不從我則其失猶有時而覺我亦敬而至于違則其罪無情而可贖矣意見俱高

詩曰天之方懠王謂之敬宋鴻儒講究詩語過下云此々非他也祗事嫌于從諛拒獲取于喻檢議論慫乎胸臆陳說悖乎先王此其心若將曰苟可進之君何及于難而吾亦不失為恭順又將曰苟可陳之君何及于善而吾亦不失為敬矣乎不知恭不可假惟其責難者稱為敬不可飾惟其陳善閉邪者稱為講泄々即影下事君無義三句最有理後二比以恭敬渾講尤高此老成之筆也末繳云蓋非名義不以事君非典礼不以持身非指陳先王不以騰說于口而所以反泄々之習挽方懠之天若竭有賴矣臺無滲漏楊巨源講詩云周人憂王室之將仆懼失意之難四憤王臣之惰微慨恭敬之中儷志刺也亦志思也剔垢見于文采奕々生

蹤跡若頗多今不盡錄


萬曆壬寅孟冬月
雙峰堂余文台梓